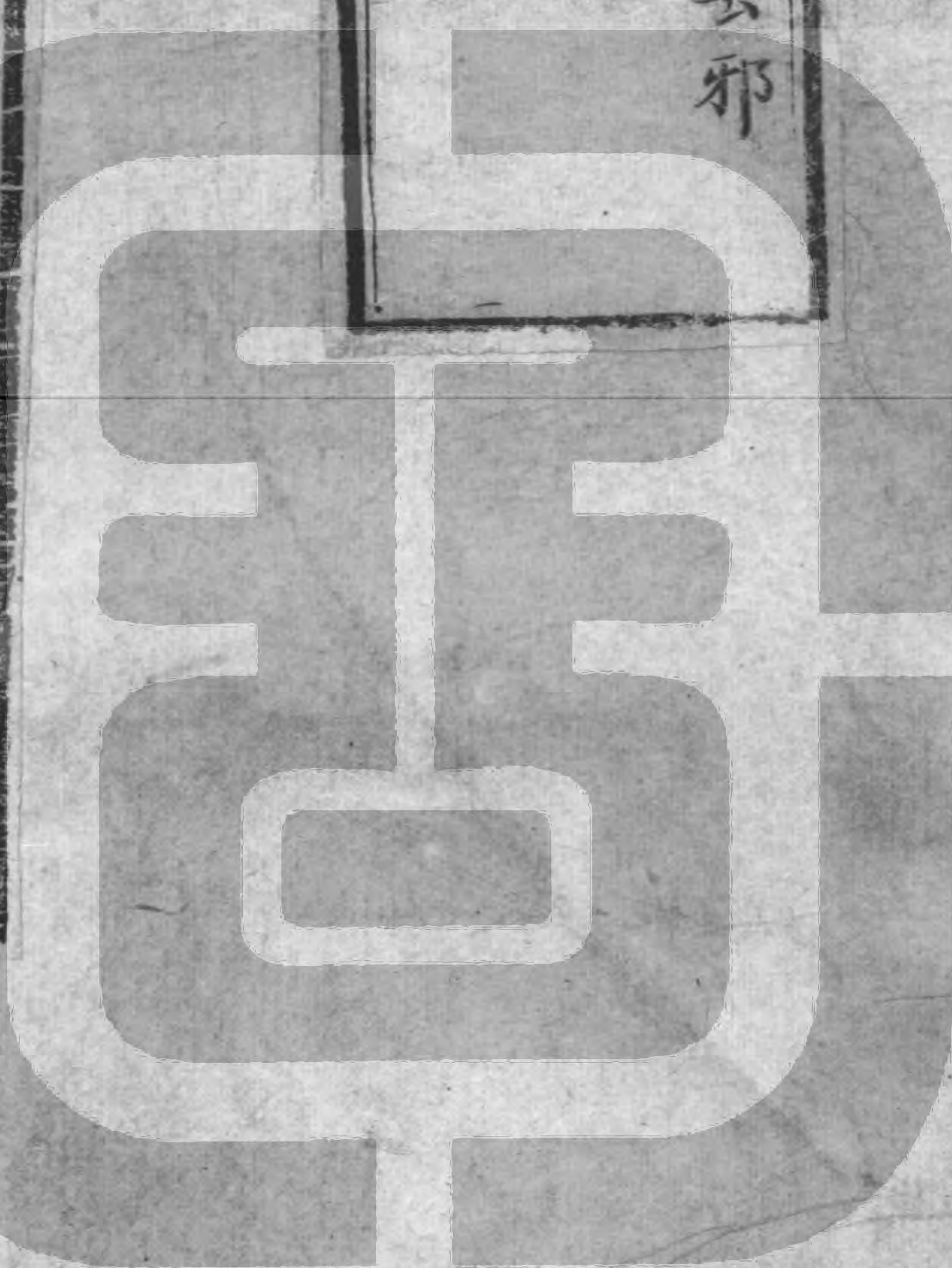


6244
:78

去邪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七十八
之一百七十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八

去邪

宋哲宗時。劉安世論曰。右臣今日十二日與左司諫。都川於延和殿。賜對。進呈劄子畢。遂論明宗愈事。伏蒙宣諭。以謂進。一入臣。須存體貌。有以見陛下優禮輔弼。慎重舉措之意。臣雖愚暗。豈不體悉。然宗愈。區宰相之姻嬖。盜中司之要任。蒙蔽人主之德。墮廢祖宗之法。陰結悖確之奸。徼幸異日。顯主執轡之黨。公肆詆欺。未嘗振舉紀綱。但聞多所朋附。是以朞月之內。致位丞弼。公議駭愕。罪狀日著。豈可塵汚廊廟。與聞機政。臣忝在諫列。目覩巨惡。安敢自曠職事。泯默不言。臣聞賈誼之論。以謂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也。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所以體貌大臣。而屬其節。又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朝

廷之進用宗愈。臣等即時論列。前後臺諫章疏。不可勝計。陛下一切抑而不出。優容於此。已踰半年。則陛下之所以待遇大臣。可謂隆厚矣。宗愈明知諫官之文章。自觀臺文之糾劾。而惺然居位。如不聞知。則宗愈可謂不以節行報上。而頑頓無恥之甚者也。將何以副陛下體貌之意。慰四海具瞻之望哉。臣已於十三日奏疏。極言宗愈之罪。伏望聖慈。以天下公議為念。早出臣章。付外施行。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嘗奏論。明宗愈係呂公著之姻家。昨除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隱宰相之私親。廢祖宗之舊制。并其餘背公徇私。毀滅廉恥。共十二事。皆有實狀。可以按覆。竊惟奏章。已塵聖覽。夙夕延頸。以俟嚴誅。逮今半月。不聞威命。則是陛下既怒之矣。臣論斥執政之辜。雖已蒙釋。而宗愈欺君敗法之罪。尚未公行。在直兩存。臣莫辨。臣雖愚陋。豈敢苟避。忤旨之譴。而不以天下之情。達於陛下乎。

下乎。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謂竭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見。遂少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每以天下公議為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臣伏見陛下即政之初。首召司馬光於閑退之中。授以柄任。天下臣民。識與不識。莫不鼓舞。以慶朝廷之得人。及宗愈初除尚書右丞。惟其朋黨之外。無一人以為可者。臣與韓洙於四月初八日。延和殿首論其奸邪之狀。不足以辱輔弼之位。其後孫覺為御史中丞。與諫議大夫王覲。繼言其事。侍御史戚陶亦累彈奏。而監察御史楊康國。趙挺之。皆宗愈薦舉之人。猶不免一言其罪。陛下以此觀之。亦可知公議之所惡矣。今人言雖多。而未聞朝廷施行者。豈陛下以謂既用宗愈。難以遽罷。是以排言者之論。而決欲主之乎。若然者。陛下曷待輔臣始終之意。則美矣。以

聖人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論之。臣恐未能盡善也。宗愈罪惡。臣前疏言之已詳。此不復論。而臣竊有倦倦之誠。以告陛下。自四月後。來臺諫官之言。宗愈者。章累數十。陛下一切留中。無所可否。日近孫覺以病免。楊康國以執政瓜葛之戚。移開封推官。咸陶又乞與李常避親。而韓川累求去職。趙挺之亦以親老。兩乞外補。蓋覺等見陛下力主宗愈。不敢極言。是以紛紛引避。務為自全之計。臣起於小官。誤蒙擢任。非不知隨時附會。與衆浮沉。苟祿容身。足以無病。何獨自吾力詆大奸。上瀆聖聽。下犯邪黨。蓋臣內顧孱薄。了無心長。報國之心。惟知直道。為臣私計。則拙為朝廷遠慮。則忠。仰冀睿明。洞鑒誠懇。所有臣今月十三日言。宗愈懇伏乞早賜指揮。付外施行。安世又論曰。右臣昨於十月十二日上殿。奏陳明宗愈。臣竊謂宗愈之私。親。蓋中司之要任。欺罔人主之聽。墮廢祖宗之法。加以徇私立黨。毀

滅廉恥。誠不足以副陛下體貌之意。慰四海具瞻之望。自後繼進三疏。極言其罪。至今未蒙施行。臣雖至愚。不能窺測聖意。然竊嘗深慮陛下所以力過衆論。未賜施行者。豈非謂宗愈進用方踰半年。今若遽罷。恐人譏議。以謂自信不篤。用人不終者乎。若清衷所存。萬一如此。臣竊以為過矣。祖宗以來。登用大臣。何嘗不考合僉言。採察人望。苟衆心未服。公議不與。寧使詔令有反汗之嫌。不容小人乘君子之器。著之信史。可以稽考。至於神宗皇帝時。尚書左丞蒲宗孟。止坐公宇擅有修完。為御史中丞黃履所劾。並令罷免。王安禮以閹門私故。為侍御史張汝賢彈奏。尋亦去位。陛下賦祚之後。優禮輔弼。去年李清臣以不基治事。為御史中丞傅堯俞等一言。亦使外補。豈若宗愈上則欺君亂法。下則背公成朋。不恥不廉。無禮無義。置之厥廟。實累聖明。臣聞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蓋甘言

美辭。是以感移人意。小節偽行。足以欺惑世俗。及其得志。苟患失之。陰引奸邪。廣布心腹。根深蒂固。牢莫可破。則其為國家之害。將有不
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為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
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望陛下曲回天聽。詳覽衆言。進有惠以尊朝
廷。黜有罪以服天下。早以臣等言宗愈事章疏付外施行。不勝至願。
安世又論曰。右臣昨於十月十三日曾具奏陳明宗愈罪狀十二事。
自後復進三疏。委曲論列。今已踰月。未蒙施行。臣之所言。非敢摺據。
皆有實狀。可以按覆。凡在廷之臣。有一於此。已可斥逐。而宗愈積累
巨惡。至於十數。言者受攻。半年不止。偃然居位。畧無畏心。陵蔑風憲。
敗棄廉恥。豈不負朝廷躋躋之意。累二聖知人之明。臣伏見宗愈之
除中丞。在呂公著秉政之日。雖是姻戚。隱而不言。外託用才之名。中

為三黨之實。使宗愈貪權懷惠。不復糾繆繩愆。以此營私。何所不可。
蒙蔽主之聽。墮廢祖宗之法。人臣之罪。莫大於此。今公卿士民盡
知二人之欺罔。而臺諫官多出公著之門。終無一語敢及此事。陛下
試取衆人言宗愈之疏。一一省閱。則知臣今日所奏為不妄矣。公道
陵替。昔賢所憂。豈謂聖朝目覩斯弊。歲月浸久。恐非國家之福。此臣
所以夙夜憤懣。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己也。伏望陛下審察衆情。詳觀
事理。若原心定罪。則公著宗愈皆是欺君。宜正典刑。以示中外。或聖
意未敢以一言遽廢老臣。即宗愈七罪尚多。伏乞特行罷免。以慰人
望。
安世一論曰。右臣自四月已後。九十二次奏疏論列明宗愈罪狀。至
今未蒙付外施行。臣夙夜思念。不遑寧處。竊謂祖宗以來。臺諫官之
論執政者多矣。若果中其罪。則大臣無不罷免。或所言失實。則臺諫

官之頌降黜。蓋進退之義。不可不正。是非之理。不可不明。未有君子
小人并容於朝廷者也。宗愈以奸邪之才。據綱紀之任。欺君亂法。背
公成朋。肆行貪婪。毀弄廉恥。臣等前後章奏。至於數十。陛下一切留
中。無所可否。邪正並立。枉直兩存。上違累聖之舊章。下失萬邦之屬
望。臣於此際。何以為心。見惡不擊。則非忠。畏禍中報。則非義。使邪黨
漸登於要路。大奸久處於廟堂。寔生厲階。禍及天下。臣恐異時之公
議。追咎今日之言官。雖伏重誅。豈能塞責。臣所以不避煩瀆之罪。屢
陳迫切之言。伏望聖慈。特垂省察。若宗愈之罪惡既皆得實。即乞早
行罷免。以慰中外之望。若臣之所奏稍涉誣罔。乞乞重行降黜。以為
妄言之戒。惟冀早施睿斷。明示天下。不勝幸甚。

此之久。伏尋故事。蓋嘗有留百官班廷諍。及闔門待罪。自求敗降之
例。臣所以包羞忍恥。涉庶九月而不敢輕為去就者。誠欲廣陛下納
諫之盛惠。致賊臣愛君之孤忠。與其速去以潔身。不若盡言而報國。
是以剖析義理。援引古今。凡可以上助聰明之萬一者。臣皆披瀝肝
膽而盡言之矣。陛下雖未加臣狂瞽之誅。而公議已及。臣失職之罪。
循省微陋。實不足以勝天下之責。恭惟祖宗以來。躰貌轉弱。雖用捨
之道。主於至公。而登拜罷免。亦有時會。今興龍之後。正當進退大臣
之機。伏望特奮剛斷。早去宗愈。使中外知陛下聖惠之日新。而朝廷
君子之道長。非臣一人之幸。實天下之幸也。夫今不圖養虎遺患。則
臣所謂留班廷諍。合門待罪之下策。將不得已而為之矣。惟冀聖慈
審察公議。出臣前後章疏付外施行。

安世又論曰。右臣伏自四月已後。凡十四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

至今未蒙付外施行。臣竊謂二聖臨御以來。勵精求治。遵守法度。曾無過舉。諱臣之職。足以優為。惟是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實繫天下國家治亂之本。要在分別真偽。判白忠邪。使上心明辨而無疑。則群小不攻而自破。今之急務。獨此為先。臣伏見宗愈以奸回之資。挾宰相之援。欺君亂法。盜取名器。更相關庇。無復畏憚。中外之論。皆謂宗愈之進。非陛下之本意。為大臣之所誤。臣是以採摭衆議。稽參實迹。庶指宗愈之罪。九十二事。皆有按據。昭如日星。雖陛下意在兼容。未加考驗。而微臣官有言責。豈敢違寧。伏望聖慈。特垂有察。若臣之所言。稍涉誣罔。則乞重行降黜。以戒虛妄。若宗愈罪惡如臣所奏。乞速賜罷免。以警奸慝。臣及宗愈義難兩立。惟冀早施睿斷。以決是非。使諫官職業。不自臣廢。豈勝幸甚。

安世又論曰。右臣伏為累曾奏疏論列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

奉指揮。竊惟二聖臨御以來。開廣言路。天下之情。無遠必達。願臣愚陋。獲塵諫列。實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豈不貧慙聖德。願効萬一。然而數月之間。止以宗愈一事。章十五上。未蒙聽納。夙夜憂懼。若在塗炭。豈臣精誠不至。無以感動天心。論議不切。莫能開悟聖意。何所言之久不効也。自昔臺諫官論列執政。未嘗有兩全之理。今朝廷未加臣以妄言之誅。則是陛下精以臣言為信。而乃命遣累月。未親施行。縉紳之間。未知諫疏之留中。往往指目譏誚。臣等以謂容身懼禍。墮廢職事。遂使小人久汙廊廟。公議若此。安可不畏。臣聞天下之理。惟是與非。為人君者。固當正心誠意。以審其是而已。願陛下博考衆言。詳為遠慮。以臣所言宗愈十二事。反覆細繹。是非誣罔。即乞罷宗愈。以從人望。進有真以尊朝廷。或宸衷以為不然。乞出臣章疏。明正其罪。使臣上不負陛下之拔擢。下不失諫官之職責。慙慙之忠。塵

盡於此。

安世又論曰。右臣自四月後來凡十六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奉指揮。臣迫於公議。不敢中輟。頓煩天聽。宜被謹遜。陛下曲示寬容。未加寬斥。臣若知難而止。不復盡言。則上以結執政之驩。下以圖一身之利。何獨自苦力犯大奸。臣雖甚愚。竊亦有說。輒傾丹懇。再冒聖聽。仰冀睿慈。留神聽納。臣聞聖人之治天下。有禮義廉恥之教。有刑罰誅殛之威。禮義廉恥所以待天下之君子。刑罰誅殛所以待天下之小人。非聖人有序薄之私。蓋禮義廉恥由賢者出。則不得以治小人者待之也。伏惟陛下恭己於巖廊之上。而賦政於萬里之外。所與朝夕圖議天下之事者。執政數人而已。若得當世之賢者而任之。則朝廷尊嚴。四方率服。苟非其人。則豈陸陵夷。取輕中外。不可不慎也。今宗愈。屢宰相之親嫌。盜中司之要任。欺罔人主之

聽。隳廢祖宗之法。立朝有黨之實行。已多貪濁之惡。自叨大任。臺諫官前後論列。不知其數。而宗愈偃然自若。殊無愧心。禮義廉恥。固已掃地。陛下猶以待君子之道待之。而望宗愈之自引。以全軀貌。臣竊以為過矣。管仲有言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古之善觀人國者。惟以此道而逆知其盛衰。今宗愈犯義如此。豈能為陛下設張四維。以致天下之治乎。臣聞十人之衆。議無不公。蓋以其好惡是非。難蔽於一偏之說。而衆心所服者。惟理而已。臣向者嘗言宗愈十二事。皆縉紳士大夫之公言。明有按據。非特十人之衆也。陛下一切留中。不加考質。則天下之公議。將無所伸。小人之奸謀。蓋有所恃。臣獨憂之。陛下勿謂人言宗愈之奸邪。而未嘗親見其實狀。遂以宗愈為可用也。唐李勉嘗對德宗曰。天下皆知盧杞之奸邪。而獨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奸邪也。蓋大奸之人。行偽而堅。言偽而辨。順

非而澤。陽為可信。熒惑世主之聰明。故能盜竊名位。終亂天下也。若
及其未用之前。見其可疑之迹。則不得謂之奸邪矣。惟陛下虚心澄
慮。詳擇庶言。以臣章疏付之有司。特令推究。如稍涉虛誕。臣甘受罔
上之戮。或曾有實狀。即乞早罷宗愈。以慰天下之望。臣無任踴躍俟
命之至。

乎世又論曰。右臣伏自去年四月後來凡十七次奏疏論列明宗愈
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蒙施行。臣聞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
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
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臣
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以謂鄙夫固陋。燭理不明。人之所非。反
以為是。衆之所惡。覆以為美。此乃愚者偏暗之常態。固不足論。若夫
無知天下之善惡。如辨白黑。而無疑惑之心。蓋非智者有所不及。

而郭君反以此而亡國。其故何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
則不可謂之不知。特以其見善而不能用。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
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於亡國。然則有天下
者。可不視此以為戒乎。臣竊惟宗愈欺君亂法。毀滅廉恥。其罪惡顯
著。為中外共知者。一有二事。臣固已極言之矣。自後相繼奏章。申執
前論。惓惓之懇。必已盡聞。聖覽若臣言為妄。則是熒惑天聽。誣陷大
臣。真正典刑。以戒天下。若宗愈之罪。如臣所奏。則是陛下知其惡矣。
知惡而不去。此古人之所戒也。臣官有言責。實畏公議。苟不能排斥
奸慝。振舉紀綱。使羣小寢成。壞亂政事。則臣雖受異日之戮。亦無補
國家之患。惟陛下辨之以早。斷之以獨。出臣前後章疏付外施行。不
勝願望。

安世又論曰。右臣伏自去年以後凡十八次奏疏論列明宗愈罪狀。

乞行罷免。至今未覩施行。夙夕慚悔。如負芒刺。臣自領職。以迄于今。知無不言。每蒙聽納。獨是宗愈累章未出。竊惟聖慮所以兼容。必謂日月已深。艱於追禡。是以特屈公議。使之兩全。萬一如此。臣竊以為過矣。臣嘗觀仁宗皇帝用陳升之為樞密副使。是時呂誨方在言路。指其私行。極力彈劾。仁宗皇帝初亦難之。而誨論奏不已。章至於十八上。涉歷數月。卒罷升之而後已。宗愈自始進用。不愾物望。與升之無異。臣言宗愈之跡。其煩多與誨略同。而宗愈冒昧居位。又與升之時月不甚相遠。豈仁祖能受盡言於昔。而陛下不能聽之於今。呂誨能逐奸人於前。而臣不能去之於後。以微臣之譴薄。猶見賢而思齊。如陛下之聰明。豈知惡而不去。若謂進退執政。必有迹狀。則臣按宗愈不無顯罪。初除御史中丞。與見任宰相。明是姻家。隱而不言。監取要任。當時幸人之不知。而知者亦不以告陛下。致弄亂法。孰甚於此。

以至身任風憲。不修廉節。負所居房婚。不肖憤逐。遂致開封爭訟。御史彈糾。朝廷一切置而不問。玷辱國體。墮廢臺綱。宗愈生此二罪。自合明行貶黜。而況其餘奸慝。事狀尚多。陛下何故優容如此之久。臣又嘗考尋呂誨所論陳升之章跡。不過以謂揚歷甚淺。聞望素輕。尹京無狀。遽叨大用。疑其陰有趨附。由徑而進。及升之妻有重奉。疎遠之殊。嫁於中官。嘗與往還。不避嫌忌。若此之類。止於數事。蓋未有奸邪貪狠。如今日宗愈之甚者也。臣忝備耳目之寄。而使陛下股肱心膂之任。容有此人。叨據經年。不能排斥。尚何面顏出入朝廷。而以諫官自名乎。臣若未至竄迹。終不敢緘默。以負陛下拔擢之意。伏望聖慈。早出臣前後章奏付外施行。安世又論曰。右臣輒瀝血誠。仰瀆天聽。事出迫切。無滛文飾。惟冀聖慈。留意省覽。臣自去年四月初八日延和殿與左司諫韓夬同奏胡

宗愈新邪朋黨不堪大任。自後十九次上疏條陳罪狀。而五月中臺
臣二有彈劾。遷延至此。未蒙施行。向者孫覺楊康國相繼辭職而去。
獨臣與川始終論列。未嘗改置。自十一月後。川見陛下未賜聽細。堅
乞外補。臣本欲歲前上殿。更以公論開陳。而川別有陰命。不復俟職。
臣以左右皆並無諫官。拘礙文法。不敢獨負乞對。同時言事之人。去
之殆盡。臣若更顧身計。不為陛下極辨邪正。則臺諫之風。日益衰替。
奸慝之勢。日益威強。實於聖朝所損不細。此臣所以憤懣感叢而不
能自已也。庶應觀祖宗以來。言者彈擊執政。未嘗有是非不濬枉直
而存之理。今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迫於衆議。必嘗以宗愈為
言。而休違觀望。不敢深論。臣竊料其意。不過以謂陛下若逐宗愈。則
常輩將欺罔縉紳曰。朝廷用我之言。已罷執政矣。若臣所論太過。忤
旨獲譴。則常輩初無切直之言。又可免責。進退無忌。是以竊位。陛下

用此等人。持綱紀耳目之任。亦何補於聖惠乎。臣非特患宗愈之汚
廟堂。又憂常等之壞風憲也。臣伏觀陛下即政之初。首開言路。擢用
忠良。使在臺諫。如劉摯王巖叟等。論蔡確章惇之罪。則陛下為之罷
確宰相。罷惇知樞密院。又論張璪奸邪。則璪罷中書侍郎。孫覺等論
韓縝不協人望。陛下用縝為右僕射。總方數月。遽令外補。傅堯俞等
論李清臣無狀。則清臣罷尚書左丞。自是四海之內。莫不歌頌。願服
以謂陛下用人納諫。有祖宗之風。政三數年間。公議得行。大臣知畏。
奸人欲迹。君子道長。豈非用此道歟。今宗愈自進用以來。惟其朋黨
之外。無一人以為可者。其懷奸為利。與孫輩何遠。其昏諂無補。則又
甚於縝與清臣。豈陛下前日去此數人之易。而今日去一宗愈為難
哉。臣讀魏鄭公之諫。唐太宗曰。正觀之初。恐人不言。真之使諫。三年
以後。見人諫。轉悅而從之。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勉聽受。終有難色。

臣竊謂太宗之烈之以此逆湯武虜虢成康然責之以備則有愧於三代之隆者特在於不能慎終如始而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願陛下以詩易之言為法。以唐太宗之事為戒。無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臣之狂愚逆陛下之心多矣。惟求諸道則或有萬一之補。伏望陛下以宗廟社稷為計。早罷宗愈。斷之不疑。更擇忠厚端正之人。置於言路。以代常等。庶幾協力。正禪聖治。天下幸甚。

點黃。臣叨被上恩。不次擢用。未能報塞萬一。豈敢輕為去說。然自來論列執政。是非固難並立。臣之悃悃。盡於此章。若聖意確然。不回。則是臣言無補。須至援引故事。自求貶黜。况宗愈固惜名。位。不知廉恥。儻陛下務為優容。俟其自請。以理度之。必無是事。

又慮聖慈不欲出臣之奏。恐傷體貌。臣已一面申三省乞奏。請前後章疏付外施行。去訖。伏乞早賜睿斷。去邪勿疑。以慰天下之望。

安世又論曰。右臣伏為前後二十次論奏。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而聖德寬厚。務全體貌。章皆留中。未蒙施行。宗愈幸累疏之不出。盜據丞轄。包羞養年。辱國已甚。臣忝居言路。職在繩糾。遂舉禪文之大略。以申三省。宗愈並不避位。視事自如。中外指目。近世輔弼。毀滅廉恥。未見如此之極也。臣竊伏思念輿情之所以共惡者。不過責其無恥之一節。而臣之所以深疾者。特殊宗愈之意尔。臣聞國家設諫官。御史之職。本欲肅正綱紀。防察奸邪。故風來所繫。貴賤震怒。非一二小臣。敢作威福。蓋朝廷上下之體。得此而後嚴也。今宗愈既知臺諫之彈劾。而力戰公議。若無所睹。惟冀以言者為不足。是乃陵蔑陛下。

之風憲。為大臣而有輕視人主之心。陛下縱欲赦之。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何。使宗愈實無它罪。止此一辜。猶在譴訶之域。而况數君亂法。奸邪貪穢。罪狀顯著。至於數十。為子足以預廟堂之論。處具瞻之地乎。伏望聖慈。深加省察。以臣前獲章疏付之有司。公行推究。若宗愈之罪如臣所言。即乞特賜睿斷。早命罷黜。若臣所論無實。乞重行寬宥。庶分邪正。以服天下。

安世又論蔡確作詩譏訛事。狀曰。右臣伏見知漢陽軍。朝散郎。吳處厚。繳進蔡確知安州日。所製車蓋亭詩十篇。多涉譏訛。而二篇尤甚。非所宜言。犯大不敬者。臣按確。惠性陰險。立朝奸邪。象恭滔天。有共工之惡言。辨行偽。狹少卯之才。遭遇幸會。致位宰相。不能正身率下。宣明教化。而縱其弟頊。交結羣小。公納賄賂。盜用官物。不知紀極。閭門之內。奉養豪侈。飲食聲色。衣服器玩。肆為奢僭。制諭公王。是時頊

為軍器少監。俸入有限。而用度如此。確實同居。豈不知其所來乎。朝廷既不窮治。又貸其弟之死。止以失教為名。黜守安陸。天下公議。謂罰不能當其罪。固宜痛自懲艾。圖報大恩。而乃不自循省。輒懷怨望。借唐為喻。謗訛君親。至於滄海揚波之語。其所包藏。尤為悖逆。蓋確自謂齒髮方盛。足以有為。意在它日。時事變易。微幸復用。據池袖心。跋扈懷梁冀之奸。睥睨蓄魏其之志。此而可捨。國法廢矣。伏望陛下察其情理。斷以至公。出處厚之奏。付之有司。特行按治。明示其罪。以謝天下。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以知漢陽軍。吳處厚。繳進蔡確知安州日。所製車蓋亭詩。怨謗君親。情理切害。遂具論列。乞正其罪。未親旨揮施行。臣聞確之朋黨。太半在朝。造播巧言。多方救解。且謂處厚事非干已。輒尔刻奏。近於刻薄。此風浸長。恐開告訐之路。臣竊以為通矣。而漢

鄙寄天下謂之賣友。然而推呂孫以安社稷。前史謂鍾存君親不以
為賊。確之罪惡。固已貫盈。不自省循。肆為訛斥。人稱之所共惡。實
之所不容。廢厚外官。雖無言責。見確悖逆不道。獲於忠憤。名則出位。
情實愛君。取捨重輕。未為無理。惟陛下勿恤浮議。早正典刑。使大奸
無幸免之門。朝廷無異日之患。天下幸甚。

安世又論曰。右臣等早承臣燾。臣安詩延和殿進對。具陳蔡確恣誘
君親。情理切害。因曾上稟言路。更有何人論列。伏蒙宣諭。惟卿等及
劉安世外。它人別無章跡。臣等竊伏思念國家設御史。本欲肅正綱
紀。糾察百寮。雖小犯朝廷之儀。猶俾彈治。今來蔡確悖逆不道。指斥
乘輿。而御史臺職在按舉。曾無一言。挾邪不忠。黨惡無憚。未見如此
之甚者。臣等前章。固嘗以確之朋黨。大半在朝。慮其造播巧言。多方
營救。不謂御史當可言之地。並不糾劾。又慮奸黨變亂公議。別有

陳。恐開告訐之路。臣等竊謂古人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
豈有目覩奸豪。陵蔑朝廷。謗訕君上。乃欲置而不問。苟非今日確之
事發。則其黨與未易彰敗。臣等尚慮御史臺知臣已有論奏。備禮一
言。以塞外議。若果如此。則其包藏奸狀。益更明白。伏望陛下留臣等
此奏。候蔡確事畢。明正其罪。特行寬宥。庶使邪正有辨。不敗國事。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以蔡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尋具論奏。乞正其
罪。雖已聞降旨。揮下安州取索元本。及今確開具因依。至今未見回
報。臣聞上自執政。下至堂吏。確之黨與。殆居其半。百端營救。齊奮死
力。若使邪說得行。搖動正論。則朝廷之事。極有可憂。此臣所以夙夜
寒心。而過為陛下之計。臣竊觀二聖臨御以來。日新聖政。蔡確之徒。
不得逞其奸志。陰懷恫望。窺伺顛危。然而深情厚貌。未嘗形見。今乃
無故作為此詩。臣恐祖宗神靈。天地眷祐。疾惡貫盈。而以此機投陸

下也。臣伏見李常威陶居風憲之地。目覩蔡確無禮於君親。而依違觀望。曾不糾劾。及朝廷已有行遣。方始備禮一言。而又是非交錯。皆無定論。翟思已下。仍更不見章疏。御史如此。綱紀何賴焉。彭汝礪在侍從論思之列。不以疾惡為心。反用開告訐之路為解。其餘進說之人。臣雖不能知其名氏。然其所主之論。計與汝礪不甚異也。臣竊謂李常等居可言之地。而不言。雖言而陰持兩端。彭汝礪等不任言責。輒敢進疏。宜有高遠之慮。出於世俗之表。而義存君親者。反責其告訐。悖逆不道者。欲置而不問。夫告訐之不可長。則是矣。至於睥睨兩宮。包藏禍心者。乃為可畏乎。朋邪罔上。孰甚於此。若非確之事。則羣小比周。無由彰敗。惟望聖心先定。勿聽流言。誅鋤奸慝。決行威斷。庶幾朝綱振舉。邪正明辨。天下幸甚。

安止又論曰。右臣近以四具狀論列蔡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乞付

有司按治其罪。陛下聖惠寬厚。體貌大臣。不欲輕信人言。遽行寬宥。遂降睿旨。令確開具因依。及下安州取索元本。日近竊聞確及安州皆有回奏。訛上之迹。盡如臣章。雖文過飾非。妄意幸免。而情狀明着。可以無疑。臣聞確昨移南陽。既離安陸。復遣親吏取去詩碑。洗滌剗削。罪有存者。使確詩意別無詆斥。雖刻之金石。固自可信。惟其內懷觖望。志在謗訕。有憚於此。懼復流播。故令毀撤。欲以滅口。推此言之。則確之罪惡。何可掩也。伏望陛下特徇公議。毋恤浮言。明正典刑。以謝天下。其御史臺官吏並不糾劾。及伺候朝廷已行遣後。雖有言者。亦持兩端。并自餘臣寮進說營救。皆確朋黨。不顧君親。苟尚兼容。必為後患。伏乞聲言其罪。重行貶黜。庶分邪正。以肅中外。

安世又論曰。臣等近以蔡確怨望作詩。無人臣敬順之禮。累曾奏論乞正典刑。朝廷旨揮下確開具。仍令安州知州取索確詩元本。竊聞

安州取索與確開具。皆已奏到。確之開具。本無所用。徒為遷延行遣。令確知其事。因從容造說。交通求救。詞皆虛妄。必不可信。今安州根究得確詩元書在粉板。後來削去墨跡。其板見在。書之。其狀已著。削去。其罪轉明。更使確巧詐辯給。此亦不能文也。詩版是明白已驗之跡。便可為據。開具。乃委曲苟免之詞。不足為憑。罪在不赦。合實誅竄。恭以太皇太后以先帝遺詔用故事。請權同聽政。當日確備位次。相親見本末。豈不知此事不是太皇太后本意。蓋為皇帝年在冲妙。以保護聖躬為功。事不得已。乃從權宜。竊以前日遭值先帝大變之際。設或不依本朝典禮。上尊兩宮。則宗社大計。將如何式。觀確之意。以為不然。蓋竊幸皇帝富於春秋。欲以大臣專權。自作威福。包藏禍心。深不可測。此不可不誅也。大臣之義。當歸美報上。喜以福祿壽考。稱誦其君。確不能庶幾於此。乃引竭海變田之事。肆為怨讟。密懷大惡。

之志。蓋為不祥之語。此不可不誅也。賞刑者。人生之權也。祖宗所以行威福而公天下。服人心。傳之子孫。為萬世法也。兩宮亦不得而私之矣。如確之罪。天下所共怒。天下所共棄。與天下共怒共棄之者。在皇帝陛下與大臣也。陛下崇養聖慈。未嘗明辨。所與讒者在大臣。如少欲寬確。則天下疑而不服。傷陛下之聖孝矣。大臣若敢為開陳未臧。則足朋奸養友。面諛不忠。視確之罪。無所重。豈必不見容於天下矣。臣等願盡行公議。無屈祖宗之法。以失威柄。威柄一失。則奸邪強。善所忌憚。後時有不可制之悔。於此不得不慎。以防微杜漸也。伏望聖慈。以其事下有司。議正其罪。為今日戒。為後世勸。

安世又論曰。准名例律十惡。其曰大不恭。注謂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有。准職制律。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斬。准名例律。讒請減贖。章犯十惡者。不用此律。一。宰相丁謂貶崖州司戶參軍。

一。前樞密副使孫沔。度副使宿州安置。一。前本知政事
呂惠卿。貶節度副使。建州安置。

右臣等早來延和殿。伏蒙宣諭。命具行遣。比附條例密奏。臣等若具
合用律法及責降大臣故事。備錄如右。臣等竊謂三人之間。丁謂之
責最重。然其所犯。亦非蔡確之比。伏乞聖明。更賜參酌。

安世又論曰。右臣昨日延和殿進對。嘗論彭汝礪管教蔡確事。伏蒙
宣諭。以謂卿等錯會汝礪所言。與卿等一般者。臣雖已具汝礪朋附
之實。而奏其略。尚恐陛下未知羣邪交結之詳。緣此事正繁。是非邪
正之機。不可不察。須至辨析。上煩聖聽。臣伏見彭汝礪與曾肇同為
中書舍人。公然結黨。范純仁既是本省官長。日得相見。朝廷宴會。無
不開預。而又汝礪親弟娶李常之妹。女廟堂之論。悉使傳播。故御史
臺表裏相通。殊無公道。竊伺執政之意。旋立議論。純仁所欲。雖違法

害義。無敢糾駁。稍異已者。則必承望風旨。連章絕治。皆有實跡。未敢
盡舉。姑以蔡確之一事試為陛下陳之。向者吳處厚繳進確詩。其後
大懼。巧言救解。情態萬狀。純仁備位宰相。見確無禮於君親。不以疾
惡為心。乃諭汝礪及曾肇。以為告訐之風。漸不可長。汝礪等既聞其
語。即時傳報李常。是以御史臺依違觀望。不復按劾。及見朝廷已有
行遣。方始備禮一言。而汝礪輒奮強很。妄進邪說。雖其大墜。不敢主
確。然而深意。全罪處厚。臣竊謂以確詩為可罪邪。則自有臺諫官論
列。若以確詩為不足治邪。則臣等豈敢違犯公議。輒形誣奏。進退之
間。皆不預中書舍人之事。今汝礪出位進說。惟以畏告訐為說。至今
睥睨兩宮。悖逆不道。則欲置而不問。是汝礪貪與蔡確為地。而不顧
君親之大倫。僭亂之甚。斯此乃朋奸因上。徇私立黨。而陛下謂之與
臣言一般。竊恐聖心未之察也。臣聞汝礪與曾肇同授純仁之指。而

肇陰險奸賊不肯自盡。故使汝福先次進言。繼聞臣等極力攻擊。陛下賜聽納。遂不復言。然而交構之迹。縉紳無不知者。獨其黨人為之諱耳。願陛下以臣之論。詳覽汝礪之跡。則奸人之情狀。必不能逃於聖明之鑒。臣伺候斷遣蔡礪了日。當即具狀劾奏奸黨。乞行寬逐。惟陛下乘不可失之機。特行英斷。使邪正分別。朝廷清明。臣雖殞首。無所恨。

安世又論曰。右臣等竊聞蔡礪已有責命。舍人彭汝礪封還詞頭。不肯草劄者。臣等竊謂礪之罪惡。本天下之所共疾。不容更有異議。汝礪居侍從論思之列。不以君親為念。沮格詔旨。奮力營救。臣等前日進對之際。固已言其朋黨之狀。觀今日之舉。可驗有實。伏望陛下誅其奸意。重行貶黜。庶分邪正。以肅中外。

貼黃。臣等伏見治中。命王疇為樞密副使。是時錢公輔當制。繳

還詞頭。朝廷以為不當。遂責授滁州團練副使。今來蔡礪責命。與王疇事理不同。汝礪挾奸不肯草詞。伏望詳酌。重賜施行。仍乞速降旨。揮免致惑亂。取聽。

安世又論曰。臣竊聞朝廷以蔡礪為光祿卿分司南京者。臣按礪嘗位宰相輔政。止狀第碩賊汚罪惡貫盈。礪本同居。衆謂預聞其事。陛下既不窮治。又貸項死。仍免決配。惟命編管。礪以失教為名。止從薄責。朝廷之恩。名以極矣。而礪不知圖報。猶懷怨望。作為詩什。詭敢誘訛。罪狀顯著。法所不赦。陛下以天地父母之惠。不忍加誅。俾全要領。已出再生之賜。謂宜投諸四裔。以禦魍魎。而尚玷卿列。仍居善地。中外之論。皆謂失刑。臣嘗謂賞罰者。人君之大柄。祖宗所以公天下而立之。聖子神孫必以至公守之。不可失也。伏惟太皇太后陛下。保佑聖躬。恩惠隆厚。而礪恃逆不道。妄有詆斥。心神之所共怒。曷載之

所不容。今未責命太輕。未察與議。非惟失祖宗立法之意。亦恐傷陛下尊治之風。伏望聖明。更加詳慮。早行寬理。以慰人望。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以蔡確責命太輕。嘗具論列。今已累日。未奉旨。臣伏見確之朋黨。大半在朝。大臣之間。必有陰懷而背。假託義理。巧造邪說。協力營救者。雖聖心先定。必不為流言之所惑。而後命淹留未快。公議再煩天聽。仰冀採納。臣聞自古亂臣賊子之為害。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良由上下怠忽。辨之不早。日復一日。養成禍胎。是以先王制禮。雖齒路馬。與處其屬者。莫不有誅。非獨為可責。而馬不可齒。蓋君臣上下之分。所當致嚴。而將折天下奸雄桀驁之氣。於未熾之前也。今確無禮於君親。非可宥之過。雖悖逆不道。自取罪戾。必朝廷威令不行。政尚姑息。容養確輩。使至於此。而輔弼大臣。猶為救解。致遲朝廷尊嚴。則邪歛速。何可得也。願陛下深察奸黨。慎無輕聽。早

行四凶之竄。以慰天下之望。

安世又論曰。右臣今日。和殿進對。嘗論蔡確朋黨事。雖粗陳大槩。而臣內有誠懇。未能盡達天聽。事體至重。不可不憂。惟陛下無憚煩。而詳覽焉。臣聞蔡確章惇黃履蔡絛四人者。在元豐之末。相與交結。號為死黨。惇確執政。倡於內。履為中丞。與其黨為和之於外。恐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公然朋比。傍若無人。以至先帝厭代。聖上嗣統。四人者。以謂有定策之功。眩惑中外。無敢與辨。及司馬光被用。奸人惧其為己之害。乃使惇於上前。極口詆毀。陛下以惇無人臣之禮。逐之於外。確又以第。賂巧事蔡。心竊宰相。復怒坐事。相繼外補。既而惇在蘇州。肆為不法。強以賤價。奪民之產。確在安州。不自循省。作為詩什。謗訕君親。臣竊謂惇確所以桀驁狠腹。無所畏憚者。蓋四人從來更相稱譽。自謂社稷之臣。心有所恃。故敢

如此。若不早為辨正。以解天下之惑。臣恐異日。必為朝廷之患。臣迹雖疎遠。不知先帝傳位之詳。然縉紳士大夫間。亦嘗講聞其畧。今試條析為陛下言之。臣聞元豐七年秋。宴之日。今上皇帝出見羣臣。都下喧傳。以為盛事。明年三月。神考晏駕。衆謂前日之出。已示與子之意。其事一也。自先帝遺豫。岐嘉二王。日詣寢殿。候問起居。及疾勢稍增。太皇太后即時面諭。並令還宮。非過宣召。不得輒入。有以見聖心無怒。保祐慎重。其事二也。建儲之際。大臣未嘗落汰。而太皇太后內出皇帝。為神考祈福。手書佛經。宣示執政。稱羨仁孝。發於天性。遂命草詔。誕告外庭。蓋事已先定。不假外助。其事三也。陛下聽政之初。首建親賢之宅。才告畢功。二王即日遷就外第。天下之人。莫不服陛下之聖明。深得遠嫌之理。其事四也。臣之所聞。天畧如此。實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為宗廟社稷無窮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臣雖愚陋。心常疾之。近司馬康赴闕。邢昺邀至河陽。燕語之次。稱贊確等不已。願其微意。類皆押闔。蓋欲康未京師。傳達在位。陰與確等謀。為復用之計。朋黨言正。一至於此。臣竊謂確用事十年。小人黨與。內外結固。造作奸言。欺惑愚衆。臣恐歲月浸久。邪說得行。離間兩宮。有傷慈孝。則確輩萬死。何補於事。伏望陛下起福於無形。防患於未兆。明詔執政。及當時受遺之臣。同以親見。錄立今上事迹。作為金縢之書。藏之禁中。又以其事之本末。著之實錄。然後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除蔡確近以貶竄外。所有章惇黃履邢昺欲乞並行廢斥。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所貴奸豪。猥息。日無患。惟陛下取臣上慮之得。少賜留聽。不勝幸甚。

安世又論蔡確不合陳乞顯昌府狀曰。右臣伏聞知鄧州蔡確上章陳乞顯昌府以便私計。雖未知可否之報。而縉紳之議。率皆不平。敢

具發言。上達天聽。按確奸邪陰險。盜據宰席。不能正身率下。宣明教化。而縱其弟碩。招權納賄。賊巧狼藉。有司論罪。當以大確。陛下特加寬貸。止送韶州編管。確本同居。衆謂預聞其事。朝廷既不窮治。惟以失教責之。削其職名。出臨偏郡。僅能周歲。易守南陽。當時議者已謂牽復太速。碩至貶所。止逾年。確遽上言。乞命內徙。陛下屈天下之法。移置黃州。曾不旋踵。自請近鎮。臣竊謂確所以取萌意外之望。蓋辭無厭之求者。蓋見近日政事多尚姑息。是以先用其弟。量移之請。嘗試朝廷。既不能沮止奸謀。適可其奏。確知執政莫不畏已。遂敢陵蔑公議。輕侮朝綱。雖屢蒙非常之恩。猶不能滿確之意。復託親老。願移大藩。蓋有以啓之也。臣恐小人僥倖之心。勢猶未已。往往再乞放碩。透便。或自求京師官觀差遣。以就醫為名。然則陛下又將許之乎。確之朋黨。大半在朝。夙夕引領。以俟復用。若使漸得親近。廣為路岐。

具曰。確亂政。無不由此而始。以輔弼大臣。既以罪黜。雖領帥節。未復舊名。考之典故。猶是謫籍。豈有不因詔除。輒求自便。此風寔長。則陛下賞慶刑威之柄。遂為虛名。國家綱紀。必至墮紊。不可不慎也。伏望聖慈。明敕三省。報嚴確奏。以正國體。

吳世又論沈祐。吳居厚等牽復不當。狀曰。臣等伏見近日除沈祐。吳居厚。賈青。呂孝廉。王子京。差遣不合公議。門下省已行封駁。竊謂朝廷必以大禮之後。過惡例隨消滅。臣等以謂不然。祐首議再興邊事。喪師辱國。為先帝遺恨。罪不容誅。而得全首領。無復可以推息。居厚欺君害民。誅求暴虐。採為己功。婦怨在上。罪當放斥。而得列籍。無復可以推息矣。青與孝廉子京。苛刻聚斂。流毒一方。附會誕謾。屢失使指。重譴遠貶。才當其罪。如此數人者。猶犯凶禁。出於文墨。既不可以常法治之。亦不可以常赦寬之也。若使僥倖復起。賞錄再用。則羣

小振奮。躡踵求伸。甚非朝廷之福。生靈之幸也。長奸之漸。所宜杜絕。伏望聖慈。面飭大臣。諸不以法治而貶降者。不得以蔽議。如天度兼
寧。未忍盡棄。即於為惡之間。畧加殊別。特移青等一內地監當。括與
居厚且令依舊。庶協大公。以懲群枉。

安世又論。盧秉責命不當。事狀曰。右臣伏聞。累有臣寮論列。盧秉昨
在兩浙。推行權盜之法。務為慘刻。殘虐一路。比蒙朝廷下本道根究
皆有實狀。而害民之甚者。自行法以來。其所配流一萬二千餘人。如
聞寬息。二落學士。猶以待制提舉官觀。中外之議。皆謂未安。伏惟聖
朝愛養元元。不欲一物失所。而秉出時使指。悉按一道。未聞宣布惠
澤。興利除害。而專為身謀。不顧義理。固一以虛課虐下。以苛法愁苦
之聲。溢於道路。議者皆謂誅剝括克。與大信厚畧同。而峻刑害物。則
又過之。雖降一官。尚非待制。恐無以弋其奸暴。慰塞民情。伏望聖慈。

詳此事理。比附吳居厚例。重行黜責。以吞公議。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嘗奏論。盧秉昨在兩浙。身主盜事。殘民害物。遺
毒累年。延者朝廷。雖量得實。宜重貶。而止落學士。猶以待制提舉
官觀。竊恐無以弋其奸暴。慰塞民情。乞依吳居厚例。特行寬黜。伏聞
續有指擢。命展二年磨勘。罰不當罪。士論未平。是敢因避。再三。虛瀆
天聰。揆秉權賣。盜貨。峻刑虐民。無辜流死。以救萬計。老稚轉徙。號呼
盈路。比屋憤怨。思食其肉。上賴累聖。德澤深厚。是以人心卒無異志。
昔吳居厚之在京東。括克太甚。欲怨於民。陛下踐祚之初。責授散官。
遠郡安置。天下傳播。莫不欣喜。秉之刻剝。無異居厚。而猛暴殺人。實
又過之。不伏重誅。已為寬典。尚玷侍從。何以示懲。臣伏觀祖宗以來。
尤以失入為重。彼執法之吏。不明微意。誤實一人。入於深文。大則追
停。小則降免。今秉奉使。故設苛法。多殺平民。非特失入。令人之比也。

而朝廷責命太輕。未處公議。非所以示陛下憂元元之意。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重行改寘。以慰民望。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為體量到屋來。而在兩浙身主並重。故臣考度。流毒一方。而朝廷責命太輕。未處公議。臣已兩具論列。未兩相擇施行。切緣盧秉奉將使指。身為權克。使無辜之民。流離轉死。冤魂之聲。盈於道路。蓋有甚於吳居厚者矣。且兩浙京東。皆陛下之民。而秉與居厚酷暴之狀相若。一則既為散官。安置遠郡。一則尚列侍從。授舉官觀。同罪異罰。恐非至公之道。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比附吳居厚例。重行寬釋。以慰遠民之望。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為體量。責命太輕。未處與議。臣已三具論列。未蒙開延施行。如秉苛虐酷烈之實。遠民怨苦。冤憤之情。前奏言之已詳。不復修列。而臣尚有未盡之意。更為陛下陳之。臣聞人君之柄。莫

大於賞罰。而所以行之者。必主於公平。傳曰。功同賞異。則勞日疑。罪鈇刑殊。則百姓惑。蓋不能嚴之以至公。則天下不得無怨惑之心也。今秉之罪狀顯着。非在重輕。疑似之間。考之近例。又有吳居厚散官安置之比。而諫官御史交章彈劾。未見盡行其言。朝廷以憚而不正典刑。以謝東南之民乎。臣之所論。非苟欲奪秉寄權官而已。蓋秉之殘民害物。甚於居厚。而尚為待制提舉官觀。罪鈇刑殊。臣恐無以解天下之惑也。伏望陛下檢會臣累奏事理。前奉侍從之職。以慰人望。安世又論周種不當乞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廟廷。中外謠傳。頗難辨真。種上書乞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廟廷。中外謠傳。頗難辨真。臣聞天聖中。錢惟演嘗請以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並配真宗廟室。以希帝意。是時御史中丞范諷劾惟演擅議。遂落平章事。罷歸本鎮。臣竊謂惟演位兼將相。言之未為太過。而責之如此之重者。所以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慶宗廟也。今種以疎遠微賤之臣。懷奸邪觀望之志。陵蔑公議。坐書典禮。使安石功德茂著。實可從嘉。在種之分。猶不當言。而況種改累年。曾無善狀。殘民虐國。流弊至今。安可侑食清廟。傳之萬世。如種在。備宜輕貸。伏望陛下以春秋之法。錄其始意。直行寬宥。以明好惡。安世又乞罷李常感陶中丞侍御史之職。狀曰。右臣伏自去年明宗愈竊據丞轄。不協人望。臣忝言。路累具彈劾。而聖德寬大。務全體貌。遷延經歲。未賜指揮。臣以公議不平。難於中輟。延者上章。極言論奏。并申三省乞請留中之疏。付外廷明辨曲直。雖殺於忠憤。不敢愛身。而退循率易。方俟誅譴。今既半月。威命不至。繼聞宗愈已罷政事。乃知陛下不特赦臣之罪。又能聽臣之言。愚出望外。感極以泣。陛下仁厚容諒如此。而臣以懷區區未盡之意。若不披瀝肝膽。上達天聽。則於職事猶為有愧。是以願終言之。臣伏見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感

陶。其性柔邪。秉心不一。昔蔡確用事之日。陰相交結。故常自太常少卿擢為禮部侍郎。旋遷天官。遂拜戶部尚書。陶自瀛州得替。用為太常博士。尋權考功郎中。皆由開冗之中。實諸嬰剔之任。才能政事。無足稱者。為確主張。人不敢論。以至今日。並居丞雜。而又相與連親。不使迴避。何說朋黨。殊無公道。臣不敢廣引細瑣。上煩聽覽。止以近事之尤顯者。為試為陛下陳之。臣聞蔡碩盜用官錢。事叢下獄。罪當大辟。陛下以天地父母之德。赦而不誅。又免其刑。刺配。止送韶州編管。僅能周歲。確乞內徙朝廷。曲法申恩。移置黃州。曾不旋踵。確又陳乞穎昌。緣國朝故事。應斥降官。雖曾任宰臣。而未復職。名猶是謫籍。既係有罪之人。固無自便之理。確之冒昧陳請。御史即合糾彈。而常陶身任臺綱。陰借奸慝。目覩亂法。終無一言。其事一也。按謝景溫係王安禮之妻。元昨除刑部尚書。衆議以為不可。而常素與安石兄弟親

善。陶及安禮。昔嘗同官於大名。交契甚厚。是以見景溫之誤。息並不
論列。其事二也。車博在蘇州。公違條法。強市田產。使無辜之民。被列
失業。故朱迎等四人。不遠數千里。赴懇省部。御史臺明。其事三也。
二不繩治。假借奸豪。徼幸異日。其事三也。王安石朝。政事。曾無善
狀。害民蠹國。未見其比。向者病卒。人皆相賀。王汾雖無言責。而亦上
書陳述義理。乞賜惡謚。以為後人之戒。縉紳之論。莫不多以有積世
疾邪之意。而常等惡傷王氏。疾之若讎。及汾除諫議大夫。遂率全臺
肆為醜詆。然汾從來別無過惡。止言其口吃滑稽之類。一二小事。乃
本報罷。中外之論。至今不以為真。臣日近方聞常等。所以擊汾之由。
主於請安石之謫。操心如此。豈復至公。其事四也。陛下即政之初。知
免役出錢。為民之惠。故復用祖宗差役之制。常在戶部。不能講究補
完。而協助。不務。請復。願募。及為中丞。備聞。奏乞施行。張軒。徇私。天官

聖政。其事五也。先帝已知經術取士。久而有弊。蓋欲復用詞律。故非
者。有司請於經義之外。加以詩賦。朝廷。翻已為定制。而安石之黨
必欲沮撓。常乃屢乞改用經義。其徒翕然譽之。願陛下聖明。主執不
輕變易。而常等言之不已。背公死黨。其事六也。保甲之害。衆所共知。
陛下變法以來。農民方遂休息。而陶乃倡言乞重編排。朝廷若行其
說。天下豈不大駭。率情妄作。其事七也。臣起於小官。謬蒙擢用。非不
知當同鉗默。足以取容。然而暮年之中。應祀權貴。旁人為之憂恐。而
臣嚴之自如者。實以陛下推至誠樂善之心。有捨己從人之德。是以
不量力薄。思効涓埃。而况二聖臨御以來。遠今五葉。遵守祖宗之禮。
曾無毫髮之累。諫臣之職。足以優為。惟是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實繫
天下國家治亂之本。故臣自拜命。以迄于今。獻納之間。尤以人物為
務。蓋朝野之有君子。如人煙之有元氣。元氣既實。則庸華充盛。血脈

常陽。寒暑疫癘。不能投間以干陰陽之和。則為安強之人矣。至於真
守不固。氣血將敗。內無以養根本。外不能慎起居。一旦遽疾。雖和者
再生。莫知所救。天下之勢。何以異此。使君子喪名。小人勿用。然後綱
紀振舉。政教脩明。奸邪陰賊。不能伺隙以亂聖人之治。則成天下大
平之功。其或聽納之間。不辨枉直。任用之際。不察忠邪。黑白混淆。是
非雜揉。日復一日。浸生亂階。雖堯舜復起。之不能治。臣竊聞近者執
政。奏事之次。親奉德音。思與大臣共為廟社長久之計。每患異日小
人在側。眩惑人主。敗亂國政。憂深慮遠。固非愚臣所能及。然臣夙
夜寒心。而不敢以為無事者。正以風憲之地。乃有常考。曾王安石蔡
確之黨人。陰持兩端。浸害正論。使漸引其類。並據要津。則陛下累年
憂勤所立之政事。必將復壞。若羣小之輩。可不痛哭。臣恐陛下之所
憂不在異時。而其此已見於今日也。况二人挾邪不忠之迹。固已著

明久而不去。必有後悔。惟陛下以臣所陳七事。特賜詳覽。若非誣罔。
皆有實狀。即乞慎擇忠厚端正之人。以代常等。不勝幸甚。

安世又論時。孝孫差除不當。狀曰。臣伏見朝廷除時。孝孫充梓州路轉
運判官。按孝孫資稟傾邪。巧於仕進。昔王安石曾布鄧綰變法之際。
曲意附會。遂為充司農寺屬官。推行新法於河北。文民苦之。視若鷹
犬。其後蔡確用事。傾心交結。又得御史臺主簿。及何正。臣鞠瀘南之
獄。舉以自隨。使正臣周欺先朝。肆行酷烈。孝孫贊助其力。居多。獄決
逐朝。濯使一道。元祐之初。罷諸路提舉官。隨例得郡。縉紳之議。固已
不平。今正臣既行黜責。而孝孫尚冒監司。陟降頓殊。公議未允。伏望
聖慈。考其素履。灼見奸狀。追還新命。以折羣狂。

安世又論曾肇知鄆州不當。事狀曰。臣竊聞朝廷除曾肇知鄆州。蓋
西京南路安撫使。按肇資稟奸回。趣向頗僻。昨未。蔡確訪知。尹勳天

下臣民所共疾惡。而聲倡為邪說。惑亂衆聽。以至神闈執政。款門同
列。苟有可以救確者。靡所不為。上賴聖明。得正刑一兵。肇不自辜。遂乞
殊補。陛下數尚寬厚。貸而不誅。猶假使官出。可追一節。縉紳之論。固已
不平。到願半年。遽易即路。非惟無以示好惡。然委一下。必恐氣。遂由是
小人寢長。伏望聖慈。審度事理。收還新命。以允公議。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九

去邪

宋哲宗時。劉安世論王子韶。歷際不當疏曰。臣伏聞朝廷以王子韶
為太常少卿。採之僉言。咸謂未允。輒據公議。上達天聽。按子韶安性
儉。行己無私。庶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請。目子韶為衙內鑽。蓋以
其造請公卿之門。不憚寒暑。交結權要子弟。巧於自媒。如刀錐之銛
銳也。及呂公著為御史中丞。遂為子韶以備臺官。陰持兩端。見利忘
義。是時王安石用事。方行青苗之法。子韶每進對之際。則迎合上意。
未嘗有一語敢指政事之失。及對公著。則復肆誕說。以謂屢嘗奏疏。
言新法之非便。蓋欲上下取。兩獲其利。先皇帝聖鑒明哲。洞照奸
心。子韶詐窮情。得遂被黜責。其後復除荆湖南路轉運判官。為言者
疏其前後過犯。及不娶父母之事。因而報罷。元祐初。擢領制書。又為

御史論其亡狀。身命外補。今少常之任。素號清選。前日之居此官者。或遷遷侍郎。或就拜給諫。大用之漸。多假此途。豈容匪人。弊爾庸庸。伏望陛下。慎重名器。斥遠佞邪。收還子韶。誤恩別擇。賢者。庶無虛授。與議獻服。

安世又論王子韶疏曰。右臣嘗論奏王子韶除太常少卿不當。今已累日。未奉旨揮。臣聞子韶熙寧中嘗接錢瑋祖無擇等。承望王安石風指。巧為構陷。縉紳之間。至今不以為真。及任御史。苟務容悅。上諛人主。下欺官長。先皇帝察其頹弊。黜為上元知縣。清議不齒。子韶有年。中間雖移湖南運判。及遷吏部郎中。尚為言者所劾。皆即報罷。今少常之任。實望愈重。一庶此地。遂陞吳澤。豈容匪人。可冒優選。議者謂子韶頗有文學。不忝新命。此亦姑息之論。非公言也。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待天下之才。如子韶者。反獲奸邪。見於已試。人物汚下。衆所鄙薄。既不能納忠於先朝。豈復能盡節於陛下。雖區區之紀聞。或有可稱。而大義已虧。餘何足道。今若不究本末。妄冀清選。臣恐俸門遂開。小人道長。甚非朝廷之福。惟陛下重惜名器。為官擇人。檢會臣前奏事理。特降指揮。收還子韶之命。別授賢者。以慰輿議。

安世又論王子韶疏曰。右臣近已兩具狀論奏王子韶除太常少卿不當。至今未奉旨揮。按子韶人品。凡末。性復險邪。然事之為御史之日。見利忘義。反覆迎合。其後呂公著陳襄質於上前。猶許懇露先帝疾其誕謾。乃詔之曰。外要黨正之名。內陳朋奸之實。遂奪言職。連貶江左。止此一節。已見棄於清議。而況交結權勢子弟。不自媿。扶持私恣。構祖無擇之大獄。誦事呂嘉問。復得提舉折納。差違。極行卑污。實鮮倫比。昨除湖南運判。及遷吏部郎中。當時御史。猶以為非慶子韶之宜。劾奏而罷。豈茲少常之任。反可輕授。除目傳播。嘉謫物聽。臺

諫論列。方俟進止。子韶畧無忌憚。遽已視事。其處心積慮。不過以謂朝廷善。用言者之論。則已嘗就職。縱使罷去。息例尚優。幾以微幸。一至於此。方陛下厲精求治。辨別邪正之際。尤不可使此輩執汚清達。伏望聖慈。特垂省察。收還子韶之命。以為奸人之戒。不勝幸甚。

安世又論王子韶曰。右臣近以三具狀論奏王子韶除太常少卿。不當至今未覩施行。近者風聞三省奏事之際。嘗蒙宣諭以辨別君子小人為戒。輔弼大臣。既被聖訓。謂宜夙夜交儆。慎簡庶寮。而誘引奸慝。塵汚清選。考之衆論。皆謂執政之間。與子韶之舊。有嫌其獨未顯達。是以力為主張。臣竊謂大臣不遺故舊之心。則善矣。至於屈天下之心。而伸一己之私恩。則非所以為朝廷之計也。昨者王汾除兼職大夫。御史上言其報端口吃之類。一二小事。猶且報罷。豈若子韶奸邪反覆。見於已錄。系屬不韋。而益甚。遽請華蓋。實辱眷紳。况汾

以小過而奔指子韶。雖入罪而拔擢。用捨之道。顯非至公。伏望聖慈。檢會臣三奏事理。追還子韶。誤息別改。聞便差遣。庶無虛授。以服天下。

安世又論王子韶疏曰。臣聞近四具狀論列王子韶差除不當。比聞已有指揮。別與差遣。今專伏觀除目。授衛尉卿。反復思之。不得其說。須至辨析。上煩天聽。臣累奏子韶罪狀。皆天下之所共知。未嘗有一語輒涉疑似。朝廷使之差改。則是不以臣言為妄。前日太常之命。既非所宜。今七寺正卿。又在太常少卿之上。豈可因人彈劾。更得起遷。予奪重輕。悉皆倒置。是非好惡。果且何觀。開華小僥倖之門。落大奸窺伺之隙。政事如此。臣竊憂之。伏望陛下。從寬權綱。慎重名器。德手韶之朋附。亟命外補。或謂即今若無顯過。則乞依舊以衛尉少卿處之。惟勤自哀。衷無為。果只。庶幾公道。不至淪廢。

安世又論王子韶疏曰。右臣近嘗再論王子韶本因入言。遂罷少卿之任。却除衛尉正卿。理有未允。乞行追寢。以厭公議。今既累日。不容自揮。臣聞王子韶者。以謂官制後來太常少卿。最為清選。今若不容子韶冒處。而七寺卿列。乃是猶官。捨彼予此。別無僥倖。臣請有以辨之。勳會太常少卿之羨。遷者或為侍郎。或為給諫。前日之亨。常趙瞻。梁燾。鮮于侁。趙君錫是也。七寺卿則不然。崔台符。楊汲。自大理。孔宗翰。由鴻臚。韓宗道。自太府。不作給諫。便拜侍郎。安得謂之猶官。而少貶於太常也。况太常少卿。係從五品。諸寺正卿。乃從四品。手詔自到。衛尉。方及一年。才擢少卿。又正卿列。平日不得貶議之人。尚有驟遷之避。以子韶之罪。惡顯著。而力排公議。必欲起擢。朝廷政事。豈宜如此。臣自忝諫列。進言多矣。然未嘗以次不可行之事。要君近名。惟是公道陵夷。小人浸成。具以不避煩瀆。天聽頃至。再三論辨。陛下屬

精求治。長育人才。去一老奸。無損於國。惟祈睿斷。早賜施行。

安世又論路昌衡狀曰。右臣伏見朝廷以路昌衡為直秘閣。權知廣州。竊惟南海之地。控制蠻獠。風俗輕悍。易動難安。祖宗以來。擇帥九重。必有經懷之惠。濟以肅服之威。使之統臨。乃能鎮靜。臣按昌衡人品鄙下。資性殘刻。昔為安陽知縣。以陰華時殺而辱賢。昨任陝西監司。以舊怨劫吏而無實。治令行之獄。則看酷烈之名。居親母之喪。則有非僻之行。清議不齒。為日已久。方陛下嗣膺大寶。驅逐羣邪。昌衡與羣同輔。革均號酷吏。在所廢斥。而素為蔡雍鷹犬。極力主張。屢竊聖官。衆謂幸免。今嶺表之寄。事任非輕。豈益小人。可釋簡放。臣聞見昌衡罪惡事狀甚多。姑欲遏止誤恩。未敢恣塵天聽。伏望陛下深詔輔弼。別議掄材。非惟交廣之人。免被虐政。又俾曲盡之吏。少沮凶威。仰冀睿明。特賜抹刷。不勝幸甚。

安世又論路昌衡疏曰。右臣近嘗論列路昌衡除知廣州不當初。而書省勾收告命。繕紳莫不欣悅。今日乃知却有旨。命遷奉院。例叢下。三數日內。予奪反覆。中外疑惑。實損國體。臣按昌衡天資剛烈。校猶誕護。背熙寧中。知郴州安陽縣。不備士檢。醜聲流聞。奉命監司。時行按叢。昌衡遽乞尋醫。因得幸免。然而內疑相使。劉龜年暴奪其事。後來陝西用兵。龜年適在秦州。夕陽鎮為監押。昌衡乃指名抽差部押糧草。欲緣軍興。中以危法。而泄其私怒。是時龜年具此因依。訴於趙濟。遂留而不遣。其事喧騰。無不知者。臣又聞昌衡執親之喪。寓居南泉。無哀戚之容。反為非僻之行。有武人劉振孫者。候其微服。出入倡家。遂痛飲之。為人所救。僅得逃逸。及昌衡為陝西轉運副使。振孫又知寧州。挾其舊怨。躬於報復。乃用匿名之書。移振孫為原州都監。且匿名之字。於法不當受理。而昌衡遣淫受之。振孫事狀甚輕。曾無免所居官之罪。借命當移。亦無降等之理。昌衡任情刺舉。不長公議。一路澄清之寄。將何賴焉。臣又聞昌衡治余行之獄。輒廢錄問。遠經亂法。天下以為酷吏。然而行之舊游王珪之門。昌衡既於案牘之間。隱落其事。又密告於王。以市私恩。仍與蔡確陰相交結。故珪確用事之日。浸盜華要。陛下即政之初。澄汰奸慝。昌衡以死黨在朝。獨免廢放。歲月未幾。頻易劇任。當時士論。固已上譏廊廟。下責臺諫。今海南之地。控制百蠻。推擇帥才。尤宜慎重。以昌衡之罪惡如彼。而朝廷委付若此。臣恐豺狼之性。毒烈貪暴。必不能為陛下布宣惠澤。鎮安遠民。異日生事。悔將無及。伏望聖慈。速降睿旨。收還昌衡誤恩。別擇良守。以式南國。豈勝幸甚。

安世又論路昌衡疏曰。右臣近兩曾具狀論列路昌衡除知廣州不當。今日雖聞已有旨。命遷奉院。而貶職誤恩。尚未追改。考之公議。

咸謂未安。須至開陳。上讀聽覽。臣前章所奏昌衡罪惡。固已詳悉。而情理之尤不堪者。莫甚於執親之喪。而為非僻之行。昔陳壽居父憂之官。使婢和藥。當時士論。尚且鄙棄。豈若昌衡不念顧復之德。肆行奸穢之事。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今昌衡違犯名教。絕滅人理。於所尊者。其薄如此。陛下必安用之。况所玷職者。本為南海重寄。欲寵其行。前命既罷。即合追寢。兼長沙守。臣從來心無盡帶館職之例。使昌衡捨烟瘴之遠。得湘潭之便。又貼直司坐制一方。天下奸慝。何所懲沮。惟陛下留神省察。速降睿旨。追還昌衡新命。別與閑慢差遣。庶幾善惡明辨。少厲薄俗。

安世又論路昌衡疏曰。右臣近累具論奏路昌衡前後罪狀。不堪權用。又已罷廣州。當追貶職。至今未奉旨揮。臣之所言。得於公議。章累十數。遷延五月。是非可否。終無定論。內外疑惑。實害政體。况潭州守

臣自素心無必帶館職之例。豈可因緣差誤。輕授小人。伏望聖慈。審察事理。明詔執政。早令追改。使朝廷判別邪正之道。信於天下。如昌衡輩。何足惜。惟陛下斷之不疑。豈勝幸甚。

安世又併論王子韶路昌衡疏曰。右臣近已累狀論列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至今未蒙施行。議者謂子韶記問該博。昌衡吏事強敏。其才可用。不欲終廢。臣竊慮焉。朝廷取人。固必有道。若大節已善。或有小疵。才難求全。理當論擢。傳所謂不以一眚掩大德者是也。其或素行邪僻。大義已虧。雖有小才。固無足取。此少正邪之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所以不能迨孔子之誅也。按子韶上罔先帝。下欺長真。為臣不忠。清議所弃。昌衡執親之喪。曾無哀戚。肆行邪穢。絕滅天性。為子不孝。與法所誅。豈謂斯人。反蒙褒進。再三推薦。不得其說。臣竊謂朝廷差除。固有當否。言者議論。不無是非。既不以

子韶為太常少卿。又遷昌衡廣州之命。則前日所差為不當。臣之言為是矣。雖而罷少常者。更遷衛尉正卿。免南海者。依舊貼磨以為潭帥。則臣之議論。孰非孰非。朝廷差除。孰當孰否。數日之間。反覆如此。傳播天下。豈不疑惑。昔魏太祖有言曰。苟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苟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今昌衡子韶可進之善。若可去之惡。大。之有屬於薄俗。用之無補於聖時。何為遂非。彈於追改。臣聞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臣罪愚陋。敢忘素守。惟陛下無恤反汗之嫌。自遣養虎之患。檢會臣累奏事理。早賜旨揮。

安世又論王子韶路昌衡疏曰。臣近以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前後共十一次論列。未蒙施行。議者謂君命已行。難於反汗。臣竊以謂不然。國家良法善政。天下以為便者。大臣當為陛下協力守之。不可變也。至於進退人物。間有差失。但不吝於改過。猶無害於得人。今朝

廷政事之可守者。性性不張。固執初議。屢有變更。以惑亂天下之視聽。至於引用奸惡。以致人言。則反遂非自用。不恤公議。而徒以不欲反汗為說。臣所未諭。議者又謂古者好求人之過。而執政惟用人之才。臣亦以為不然。古今用人。誠難求備。要當錄其大而畧其細。則無棄人矣。今子韶之為臣不忠。昌衡之為子不孝。清議之所共廢。典法之所不赦。雖區區之所記問。吏事有足稱者。然而可取之善。少可棄之惡。大用之有官於名教。黜之無損於聖朝。而大臣謂之用才。已過矣。臣聞近日除吏之際。每患言者彈駁。以謂數有追改。則恐差除不行。臣竊謂朝廷不知其不可而使之。則罪在耳目之官。苟知其惡而不去。則咎將誰執。與其用人之後惡。臺諫之多言。曷若未用之前。少加審慎。而使人無可言者乎。臣非敢以所論未行。恣而求驟直欲以天下之公議。上達聖聰。庶幾退斥奸邪。獎進良善。為國家開展正

之路。立太平之基而已。惟陛下察臣之志。力主公道。罷于詔昌衡之命。以為天下臣子之戒。

安世又論王子韶路昌衡疏曰。右臣近以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前後共十二次論列。未蒙施行。臣條奏二人罪狀。固已詳悉。皆中外之所共知。非敢以疑難明之事而妄加之也。朝廷取其小才。而遺其大惡。苟無私意。何以至此。臣所以反復論奏。不能自屈者。特以聖明在上。與天下之公論為可恃。伏望陛下力主正道。更加詳察。以臣所言。子韶昌衡事。狀下御史臺。錄置。以皆有實。非臣厚誣。即乞特降睿旨。疏其罪惡。而顯賤之。以戒天下之為臣不忠。為子不孝者。若有一事稍涉虛妄。臣亦不敢苟避罔上之戮。惟祈聖鑒。早決是非。使枉直不至於兩存。奸惡不容於幸進。愚臣頓首。實在於此。

安世又論王子韶路昌衡疏曰。右臣昨以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

前後共十三次論列。日近雖蒙朝廷以子韶出守滄州。而昌衡之命猶未追改。臣既任言責。實畏公議累煩天聰。蓋非獲已。竊謂二廣之地。控制百蠻。祖宗以來。選委尤重。然而嶺南瘴毒。人所憚行。故凡命帥恩例特厚。或貼以貲。或進其官。悉有舊章。可以推考。今昌衡為子不孝。為吏酷虐。附會王珪蔡確。屢與大獄。違經亂法。天下怨疾。得免廢棄。已為厚幸。比叨擢用。身致人言。既罷五羊之行。猶冒直闕之寵。捨烟瘴之遠。得湘潭之便。使昌衡自為之計。不過如此。况因禱初。而所授反優於前日。輕重倒置。何所懲勸。臣聞。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館職卽權。世謂高選。若容邪黨。輒爾濫處。臣恐朋邪奉小。以苟得相矜。而正人端士。以同受為耻。陛下厲世磨鈍之具。遂為虛名。此尤不可以不慎也。伏望聖慈。檢會臣累奏事理。追寢昌衡。追廢蔡確。廢之散地。非惟使不孝酷虐之類。無以覲幸。誤恩。亦足示朝廷之好惡。

風化天下。

安世為左諫議大夫。又論鄧溫伯差除不當。疏曰：臣伏見朝廷除鄧溫伯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則中書舍人繳還詞頭。繼又給事中兩次封駁。臣竊謂至公之朝。必無遂非之理。遷延累日。未敢論列。此謂傳報前命復下。縉紳相顧。莫不失色。何者。陛下即位以來。未嘗沮抑公論。今兩省給舍舉職如此。蓋是僉議以為失當。朝廷畧不聽納。持之益堅。臣再三思之。不得其說。及觀告詞。乃知陛下以攀附之故。遂加恩寵。臣獨疑其不然。須至辨正。前代創業之主。經給草昧。乃有豪傑之吉。用為佐命之臣。謂之攀附可也。繼體之君。或由儲貳。或由藩邸。奉宮王府。咸備寮屬。以其有保傅之恩。調護之効。謂之攀附亦可也。恭惟陛下。初自妙齡。未遑出閣。誕膺天命。遽踐宸極。中間溫伯雖曾暫掌機記。何嘗得望清光。而遂以攀附加之。倘名考實。顯為非據。况

溫伯奸邪反覆。天下所知。陰假王言。內交蔡確。此實有罪。苟道典刑。更被誤息。尤駭物聽。伏冀陛下審察清議。斥遠佞人。收還詔除。以慰衆望。

安世又論鄧溫伯差除不當。疏曰：臣近嘗論奏鄧溫伯除翰林學士。承旨不當。至今未奉旨揮。臣謹按溫伯資稟奸邪。貪附權利。庶事中。王安石呂惠卿勢均力敵。更相傾陷。溫伯始終反覆。出入兩黨。巧邪側媚。情態萬狀。元豐間。蔡確用事。悉心附託。召自成都。置之翰苑。及陛下纂承天極。褒賞輔弼。溫伯草王珪麻制。則曰：預定議於禁廷。為確命詞。則曰：尤嘉定議之功。臣聞太皇太后之五孫。神宗皇帝之與子。上當天意。下符人望。聖心先定。不假外謀。考經稽古。無一不合。確實何力。敢貪天功。就如奸人之言。出於大臣之策。不當先推上相。方及次輔。而溫伯陰受邪說。稍絀王珪。乃於確制。特為溢美。重輕顛倒。

欺惑天下。蓋小人之深計。將微幸於異日。溫伯預聞其事。故劾以此。張本。原心定罪。豈蒙顯戮。苟逃誅竄。已出大忌。豈可塵汚五雲。奉承
密旨。况中書舍人繳納詞頭。給事中再曾封駁。成命之下。則御史金
臺兩省諫官。並有論列。陛下即位以來。用人多矣。至於宸論涕騰。物
情駭動。未見如今日之甚者。以此卜之。則公議所棄。不可不去也。伏
望聖慈。察君子小人消長之機。為宗廟社稷永遠之慮。早出臣奏。付
外施行。不勝慙慙之懇。

身世又論鄧溫伯差除不當。疏曰。臣近已兩曾論奏鄧溫伯差除不
當。至今未奉旨揮。臣聞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君子進。則治之本也。
小人用。則亂之階也。王者深居於九重。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
設諫官御史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衆
之從。故蔽賢之言。不能害君子。黨奸之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

心。而賢不肯自辨。知人則哲。其道不通於此。今溫伯奸邪反響。惟利
是視。交結恭維。臣即不忠。自聞詔除。甚駭物聽。臺諫論列。乞寢成命。
今已累日。未聽俞旨。華繁消長。不避誅譴。伏望陛下。以臣累奏。付外
施行。勿以奸人充入之語。而廢天下至公之論。豈勝幸甚。

安世又論鄧溫伯差除不當。疏曰。臣前日以職事進對。因及治亂安
危之大計。伏蒙聖慈。特賜開納。感激於蹈。莫能自勝。奉後論鄧溫伯
差除不當。陛下諭臣曰。卿等須臾朝廷之意。天下事豈可盡由臺諫。
亦當出自宸衷。臣雖已具奏。理開陳。退而深念。猶有未盡。輒布悃悃
上瀆天聽。惟陛下不憚煩。而裁聽之。臣嘗讀國語。以謂天子聽政。使
公卿至於列士。獻詩。書。賦。書。師箴。瞽賦。瞽誦。百工諫。庶人傳
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尊卑相諷。而後王斟酌焉。是三代
之前。上則公卿大夫。朝夕得以納忠。下則百工庶民。猶執善事。以饒

故忠言嘉謀。日聞於上。而天下之情無幽不燭。無遠不通。而為必成。所舉必當者。諫諍之功也。後世之士。不務獻納於君。而多為自全之謀。正論遠猷。鮮有入告。於是設負罪戾。而責之以諫矣。夫進言者。日蓋少。而聽言者。不加勤。此天下之治。所以終泥於先王之歲時也。神宗皇帝。考古揆今。更新官制。以朝廷者。政事之所自出。乃用有唐六典之法。置舍人於中書省。凡詔令之未安。法度之未便。皆得抗議。庶協厥中。萬一差失。則設給事中於門下省。委之封駁。猶恐人之諫慮不能盡善。則又命諫官議論。御史糾彈。上下維持。綱紀完密。誠使此地事皆得人。交脩職業。而朝廷不惑者。未之有也。今天下方創萬里。獲觀陛下之清光者。億兆之中。僅有一二。就獲觀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焉。自二聖臨御以來。時臣無非次之對。上則六七執政。下則四五言官而已。陛下所與謀議者。其寡少如此。臣若更以體朝廷為事。知公議之不可而不以告於陛下。則一民疾苦。萬務闕失。邪正之消長。中外之清偽。何以盡達於聖聽乎。唐太宗之朝。三日不諫。則責侍臣。蓋高卑之勢。既已遠絕。上下之常苦不通。虛已招來。猶或不至。儻亦廉薄人。誰盡忠。書稱堯之惠。則百稽于衆。舍已從人。語舜之功。則曰。明目達四聰。序禹之所以。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惟其疎而能聽。聽而能改。此堯舜禹湯之所以至也。伏望陛下。開廣聰明。延納忠諫。言或逆耳。則求諸道。語或違志。則知其惡。任賢勿貳。美邪勿疑。使懷奸者無隙可乘。履正者樂告以善。陛下廣覽兼聽。日新聖德。與堯舜禹湯並驅爭先。不其偉歟。臣待罪諫。恒曾之善狀。惟是書誠無隱。庶幾報塞大恩。更願陛下察其愛君之心。恐其狂妄之罪。少賜採擇。不勝幸甚。

建為事。知公議之不可而不以告於陛下。則一民疾苦。萬務闕失。邪正之消長。中外之清偽。何以盡達於聖聽乎。唐太宗之朝。三日不諫。則責侍臣。蓋高卑之勢。既已遠絕。上下之常苦不通。虛已招來。猶或不至。儻亦廉薄人。誰盡忠。書稱堯之惠。則百稽于衆。舍已從人。語舜之功。則曰。明目達四聰。序禹之所以。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惟其疎而能聽。聽而能改。此堯舜禹湯之所以至也。伏望陛下。開廣聰明。延納忠諫。言或逆耳。則求諸道。語或違志。則知其惡。任賢勿貳。美邪勿疑。使懷奸者無隙可乘。履正者樂告以善。陛下廣覽兼聽。日新聖德。與堯舜禹湯並驅爭先。不其偉歟。臣待罪諫。恒曾之善狀。惟是書誠無隱。庶幾報塞大恩。更願陛下察其愛君之心。恐其狂妄之罪。少賜採擇。不勝幸甚。

安世又論鄧溫伯差除不當。曰：臣近以四次論奏鄧溫伯差除不當，至今未奉旨。揮臣不敢遽引前古。上頌天聽，止以祖宗故事更爲。陛下開陳庶幾，愚忠或蒙採納。臣伏觀太祖以和嶮貴家子，能書文，甚寵待之。欲詔入翰林，謂近臣曰：「曩眸子眈眈然，胸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其命遂寢。」景惠三年，樞密院議次補禁軍列校，王繼英奏曰：「藩邸給事之人，尚在外職者，皆聚議騰謗，謂臣蒙蔽不言於上，致其留滯。」真宗曰：「此等皆不自省修苟求僥倖，本以因緣際會，儻加陞擢，必須有名。方塞輿議。」先朝時有一散從官李榮在藩日，曾預給使。後十餘年，但隸名尚食局，嘗隨流輩預選。先帝見而詢之，乃知榮也。止遷隊長，歲餘漸擢爲小校，蓋國家爵位不可輕授也。臣每讀至此，輒廢書歎息。何者？祖宗不吝爵位，惟以待天下之賢，苟非其人，未嘗輕假名器。豈特畏下之議已，蓋將貽謀於後世也。且藩邸之吏，預有

執事之勤，雖軍校之微，猶不欲無名與之。況王繼英近萬萬於此者乎？祖宗之朝，尤重學士，每欲命人，必審其才器。之邪正，蓋將求賢以自輔，非專取其文藝而已。如和嶮者，固未見過惡之迹，但觀其眸子，疑非端士，遂不復用，則選掄之意，豈欲以小人在側邪？今溫伯奸邪反覆，皆有顯狀。出入安石惠卿之黨，盜取榮寵，晚附蔡確，輕用王言，貪天之功，徼幸異日，非特和嶮之比也。但以暫掌成記，遂竊蔡附之名。俾長禁林，奉承密旨，又非小校之類也。臣竊謂太祖雖愛和嶮之才，恐非正人，乃輒寢翰苑之命。陛下知溫伯之奸隱，而實於論思之。太宗真宗於合推恩人，猶不輕授。陛下未嘗出閣，溫伯本非官寮，今乃無名假寵如此。臣竊爲陛下惜之。陛下不當爲祖宗惜之也。況詞頭初下中書，舍人已嘗繳納。成命既降，給事中再具封還，朝廷皆不聽從。然後御史金臺兩省諫官相繼論列。苟祖合於公議，豈至於

此紛紜。伏望陛下上體三聖之心。下為萬世之法。因溫伯之鮮免。改遷新命。使小人之道。不能寢長。以為朝廷異時之患。天下幸甚。安世又論鄧溫伯差除不當。疏曰。臣向者累具論列鄧溫伯差除不當。乞行追寢。未奉旨。聞臣以疾在告。不復再進。章疏曰。近竊聞溫伯將受新命。臣雖伏枕危殆。日夕憂懣。何者。陛下即位以來。振起正道。登用賢俊。天下之情。翕然歌頌。今溫伯之奸邪反覆。中外所知。擢奪太皇太后社稷之功。以歸蔡確。此戴天履地者之所共疾。况臣誤被恩擢。列職諫省。豈敢容縱奸慝。以為朝廷曩日之患乎。自唐以來。為翰林學士。承旨。鮮有不登宰輔。日近蘇頌是也。今溫伯既至此地。異日豈敢保其不至執政邪。臣大病之餘。三次力復自度。疾勢恐不得再望清光。善奸人不去朝廷。臣雖死。目不能瞑。臣不能自書。謹口授臣男。具錄上進。惟陛下哀而聽之。

臣黃。臣聞溫伯差除。本不出聖意。上由大防。臣身為司。故有是命。然大防之意。非特欲成就溫伯。以自結其奸。而已。蓋昨來都司擬定任永壽。酬賞不當。臺諫官屢有彈劾。大防切齒惡之。無以泄其忿怒。是以明知溫伯之罪。公然提掖。意謂言者必須力爭。則欲假此為名。以逐臣等。皆是宰相之陰謀。願陛下聖明。深賜省察。又若謂溫伯曾掌機記。欲示恩禮。即乞朝廷優與職名。處之藩鎮。則陛下所以待溫伯者。不為不厚。而小人寢長之勢。可消。惟乞出聖鑒。早賜施行。

安世又論章惇強買米迎等田產事。狀曰。右臣近以章惇用賤價買百姓抵當田產。致米迎等經戶部陳訴。尋具論列。乞行按劾。比蒙朝廷下江淮。發運司考驗虛實。竊聞本司所委。賦量官。止於崑山縣取索公案看詳。遂具回奏。以謂買田之事。雖有實狀。而於條法。則無違

礎。臣竊謂奸吏附會權勢。暴虐良民。必不肯於案牘之間。明着過有之迹。往往假託公道。摺撫亡故。使無辜之民。不勝刑禁。然後命殺。猶之吏取責情。願出賣之狀。則是外無違法之形。而內有奪民之實也。今若信其文具。而不原其本意。則遠民屈抑。終無所伸。須至辨明。以破其妄。檢准編敕。節文。侍從官待制以上。不得廣置產業。與民爭利。臣前章所言者。止據朱迎等四戶爾。訪聞叢運司。縣量到乃有二十一戶。是舉蘇州之內。官賣田產。皆博所有也。自來州縣估計。抵當物業。止約一半之直。蓋官司防異日失陷之弊。不敢盡用本價。今博利其甚賤。公違條制。劫持州縣。侵害細民。爭利之罪。孰大於此。臣又檢律文。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若祖父母父母令別籍者。徒二年。子孫不坐。臣謂博用其子承事郎。接之名。投狀承買。使博初不預聞。則博宜得罪。將博自為之。則答將誰執。况朱迎等狀

內陳其矯妄之事。條目甚多。此四人者。粗有畧。糧。故不遠數千里。求直於省部。其餘負病之徒。不能自給。歛手去業。遂至涿。亡。陛下可不念之乎。臣聞西漢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身以奸犯公法。何謂賢。解客殺此生。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竟莫知為誰。吏奏解無辜。御史大夫公孫和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辜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送無道。遂族解。臣竊謂博嘗為執政。非特郭解匹大之比也。州縣畏博之勢。迫逐平民。使之失職。而博不顧國法。並以賤價易其田宅。又非郭解之不知也。今若以奸吏舞文。粗能應法。害民之實。略而不問。恐非春秋誅意。不誅辜之義。伏望陛下詳聞朱迎等四狀事理。特降指揮。勅本縣官吏。快情不。之狀。按博矯詐亂政之罪。明正典刑。以戒天下。其蘇州及本路。不受朱迎等弊訴。乞乞並行黜責。所貴權豪。知畏遠民。安堵。

安世又論曰。右臣伏見去年十二月內。蘇州崑山縣人戶朱迎等。經戶部論許。章惇強以賤價買百姓抵當產業。遂具論列。乞正其罪。自後蒙朝廷委叢運司考驗虛實。今年正月間。本司牒量到事。章惇依違。裂。不盡本情。然其大槩已見。朱迎等所訴。不至誣罔。如惇用其子承事郎。援之名。投狀承買官賣田產。共二十一戶。皆有按據。最為與切。臣以謂章惇不告其父。私成交易。則當得別籍異財之罪。若惇假託名目。則自有降等之法。兼諸育狀內。亦相定下狀之日。按方在京就試。則惇之矯詐。又甚明白。遂以合用。敕律奏聞。必謂便可議罪。今已累月。未蒙施行。上下畏惇。一至於此。按惇閑居里閭。不與政事。而氣賊凶暴。官司嚴憚。寧屈陛下之法。不敢逆惇之意。使惇有權。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弊。將如何哉。今牒量到事。既皆有實。無可疑。而故為留滯。臣恐有與惇陰為地者。更相搜捕細故。會問往復。則

明堂教息。必遂原免。然則大奸何幸。而平民何不幸也。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明敕三省。早令結斷。其州縣官司。不受朱迎等訴狀。乞付行隆黜。所貴亂政跋扈之臣。屈法阿私之吏。知有典刑。易為制誅。遠民。屈抑有所伸雪。

安世又論曰。右臣伏自去年十二月。後來。累曾劾奏。章惇劫持州縣。不顧國法。強以賤價買百姓抵當物業。遂致朱迎等四人不遠數千里。赴恐省部。後來蒙朝廷下發運司牒量。已有實狀。而遣廷平。章惇未敢施行。臣前月二十二日。和殿再具奏列。伏蒙宣諭。便令結斷。又令驗月。未觀指揮。臣竊以惇氣賊凶悖。陵暴寡弱。詐以另名。廣置田產。公然別籍。殊無忌憚。罪狀顯著。曾非隱伏。而尚善者。曲為留滯。以幸赦宥。甚非所以稱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伏望特降睿旨。早正典刑。庶幾亂政跋扈之臣。不至幸免。遠民屈抑。有所伸雪。

安世又與諫議大夫梁燾左司諫吳安詩同論章惇疏曰。右臣等伏見章惇在蘇州日。強以賤價買米迎等抵當田產。自去年十二月後。來。右正言臣安世。累曾論列。蒙朝廷下江淮發運司體量。皆有實狀。日近竊見敕。罰銅十斤。臣等按惇嘗備執政。固宜奉法循理。專為樂民。而氣傲凶暴。劫持州縣。貪利無厭。使人失業。原其不畏國法之意。蓋有陵蔑朝廷之心。而所責太輕。未厭公議。况惇與蔡確黃履邪。惡素相交結。自謂社稷之臣。天下之人指為四凶。若不因其自致人言。遂止典刑。異日却欲竄迹。恐無名。伏望聖慈。特賜詳察。明降指揮。候惇服闋。特行廢置。所貴奸豪屏息。永絕後患。

安世又同論章惇疏曰。右臣等昨以劾奏章惇強用賤價奪民之產。朝廷雖重得實。止斷贖銅十斤。罰不當罪。尋具論列。今已踰月。未蒙施行。臣等按惇用其子承事。即擬之名承買米迎等田產。而下狀之

日。惇父尚在。檢准名例律疏。謂祖父母在。子孫無自身之道。而有異財別籍。情無至孝之心。名義以之俱論。情節於茲。至棄。稽之典禮。罪惡難容。二事既不相須。違者並當十惡。推原法意。正為惇擬為子事父。而用意如此。不孝孰大焉。至於惇慢惟懼之。前殊無人臣之禮。交結蔡確。造播奸言。負天之功。傲幸異日。為臣事君。而竄心如此。不忠莫甚焉。臣等按惇之罪。寔人倫之所共棄。王法之所必誅。投之四荒。始能塞責。贖金輕典。衆謂失刑。伏望聖慈。深賜省察。依日近邪。怒例。不候服闋。預降責命。所貴邪正明辨。奸慝知畏。

安世又同論章惇疏曰。右臣等近已累具論奏。章惇罪名未正。欲乞別議。竄點。至今未蒙施行。臣等伏見監司郡守以下。不受米迎訴狀。並行責降。今丞違法。授給田產。名已衝替。檢准編敕。節文。衝替。比徒一年。臣等竊謂原心定罪。故有重輕。據事約法。必分首從。今干繫官

吏。皆因博而致罪。而反處徒坐。博係首惡之人。乃止贖銅十斤。事理顛錯。之已太甚。况下狀之日。博父尚在。而別籍異財。事狀着明。考按律文。罪入十惡。愚民冒犯。猶有常刑。博為大臣。天下所望。而屬預名教。絕滅義理。止徒薄罰。何以示懲。臣等竊謂聖人制法。惟務至公。若行於匹夫。而廢於公卿。伸於庶民。而屈於貴近。此乃姑息之弊政。非清朝之所宜行也。按博父在而別籍。合徒三年。既犯十惡。即議請減贖。一切不用。未委前日所斷。援引是何律令。伏望陛下。深賜省察。臣等此章。詰問執政。如律文別有衝改。臣等妄言。即乞明行罔上之戒。若大臣別無異說。即乞坐臣等章。以正博罪。仍依近降聖旨。不用赦原。但能稍正典刑。庶幾不屈清議。惟真出於宸斷。早賜指揮。無世又同論。章博疏曰。臣等向者。曾論奏章博罪名。未平。今已累月。未蒙施行。臣等按博於元祐三年二月十四日。用其子援之名。承

買請育。抵當田產。至五月十六日。方丁父憂。即是投狀之日。博父見在。推考事實。別籍甚明。據律定刑。罪入十惡。則議請減贖。一切不用。雖經赦宥。無得原宥。庶人之愚。或有抵冒。朝廷行法。未始少私。博位大臣。為民所望。而絕滅義理。負利無親。止命贖金。是亂典憲。臣等竊謂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古之聖賢。以為深戒。若謂博為君子耶。今則犯義矣。以博為小人耶。今又犯刑矣。二者均不能逃聖人之誅。則朝廷何憚於博。而廢祖宗之法。伏望陛下。出臣等此章。送刑部定奪。若律文曾經衝改。引用不當。即乞正臣等妄言之責。如勘會博投狀。月日係丁憂之前。委是父在。別籍異財。即乞依律斷罪。所責法。令畫一。天下信服。

安世又論章博疏曰。右臣伏自去年十二月後。來十次論奏章博買田不法等事。雖蒙朝廷節次施行。而博之罪名。今猶未正。遷延周歲。

竟至延恩。公論難安。煩煩天聰。臣聞議者以謂從來大臣。不欲與承
庶交易。故託子弟。以立文契。臣以為不然。祖宗之制。惟或從官以上。
不得廣營產業。與民爭利。苟非殖貨太甚。則是法所不禁。若身為大
臣。欲避好利之名。而使子弟侵刻下民。乃是陽為應法。而陰違負部。
欺君犯義。無大於此。借如或者之說。須無父兄。方可別立名目。今博
父尚在。而下狀之日。乃用其子。上虧孝敬。下失義方。庶人之愚。猶不
至此。大臣之體。固若是乎。議者又謂博已不帶職。及有百假服關日
與官觀差遣。足以示懲。不必深責。臣以為不然。博之不得職名。自
是朝廷以其無禮於兩宮。黜之外朝。故不用執政善去之例。後來博
以便親為請。遂得提舉洞霄宮。方陛下聖政日新。奸邪屏息。如博等
輩。自知罪惡貫盈。必求退縮。將未終制。方且自陳。而乃以官觀授之。
正是中博之意。恐不足以當今來所犯之典刑也。臣伏見兩浙監司

及蘇州崑山縣官吏。以畏博之威。奉法不謹。朝廷雖重。博實並已斷
遣。輕者贖金。重者衝替。檢准編敕節文。衝替比使一年。臣竊謂存心
犯罪。固有鉅細。據事約法。必分首從。今有司依阿。廢職誠不可恕。然
皆因博以致罪。而反處徒坐。又元降聖旨。不許原赦。即是干繫官吏。
獲譴反重於博矣。博以前執政之勢。劫持州縣。殘害平民。貪利無親。
不畏國法。既係首惡之人。乃止罰銅十斤。即是博所得之罪。反輕於
干繫官吏矣。倒置如此。公議謂何。臣聞自責罰本路監司。後來至今
訟者不已。蓋博平日恃權暴橫。人不敷校。既知朝廷。特為伸理。是以
競來赴愬。為民之害如此之極。何可貸也。伏望聖慈。以臣劾奏者之
責辭。或令降官。或俾分務。但能不失有罪。足以補正國體。惟冀出於
宸斷。早賜指揮。

安世為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又應詔言事曰。臣伏自去歲疾病。

得請崇福。曾未數月。復蒙召用。雖聖恩博大。不遺小才。而臣樸拙。愚暗。未有以報塞萬一。坐耗厚祿。自負憂愧。至於當今之要務。朝廷之開政。每有聞見。屢欲論列。而既去言路。不敢出位。伏觀今年四月五日。尚書省劄子。勸會近臣。自許言事。三省同奉聖旨。命御史臺行下。臣忝備從官。親承詔命。事繫國體。義當盡規。願陛下留神而聽之。臣聞。朝廷除呂惠卿中散大夫。充祿卿。分司南京。物議沸騰。輿情震駭。伏惟陛下。初察宸機。務從人欲。以惠卿蔡確之徒。殘民害國。辜負任使。為四海所疾。是以相繼貶逐。屏之遠方。雖匹夫匹婦之愚。莫不曉然。知一醒之心。本為天下生靈驅除惡害。非有苟且之私也。謂宜永授荒裔。終身不齒。而惠卿自移宣城。方踰再歲。考之常法。猶未當叙。不識何名。遽復卿列。議者謂蔡確之妻。見在京師。干訴朝廷。願還其子。大臣未敢直從其請。故以惠卿嘗試兩宮。若惠卿之命遂行。則將

藉以及確。確既復用。則章惇之類。如蠅毛而起。為天下國家計者。其得安乎。臣伏觀國朝會要。卷一百三十七。卷。太宗皇帝雍熙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中書門下有嘗任職官。遣謫在外者。昨經赦宥。望令婦闋。責其後効。帝不許。謂宰相曰。朝廷發理。當任賢良。君子小人。宜在明辨。大抵人君宜先自正其身。亦如治家。家長不正。家亦亂矣。故聽說邪之言。則骨肉至親。生成離間。豈能致肥家。睦族之道哉。大小雖殊。其致一也。今海島瓊崖。遠處甚有竄謫之人。郊裡以來。豈不在念。蓋此等為行熾繁。若小得志。則復結朋黨。恣其毀譽。如害羣之馬。豈宜輕議哉。臣竊謂祖宗仁惠。均被動植。及其制馭小人。則一切斷之以義。惟陛下善繼善述。不愆不忘。保守初政。堅如金石。萬機之暇。屢省先訓。異日或有大臣尚持姑息之論。巧為道地。假借大奸。伏望陛下以太宗之至言。面折其妄。使中外羣小。不能窺伺。朝廷之間隙。

推動正道。天下幸甚。

御史中丞劉摯彈四凶狀曰。臣竊伏以陛下臨御以來。遠動政機。以時弛張。迭成先帝制治立法之意。使光昭于天下。利興害除。四方鼓舞。至於清明朝廷。分別邪正。斥遠奸佞。鋤去醜類。皆妙慮神斷。優游閑暇。不出於喜怒。不見於言色。而天下之善惡已辨。是非已正矣。何其盛歟。然於此時。臣竊怪天地之和氣尚或未應。忠臣義士之論尚或未平。此其故何也。臣嘗究之。蓋天下之元惡猶有稽誅。天下之六奸猶有漏網。而國法猶有未正。此中外所以猶未康也。國之失政。莫大於使奸惡幸而免。今論其大者。則前日之四三宦官是也。臣待罪風憲。雖知觸權幸書出而患入。然臣有言責。貪報恩過。則何卹乎身之危哉。謹為陛下言之。王中正元豐四年。將王師二十萬。由河東入汴。計其隨軍資糧。役兵民者。通數十百萬。而報與中正。併徇

於境上。殆七月而後出。期翔乎疆外。頓沙漠而不進。公違詔者。不赴與靈會師之約。天寒大雪。士卒飢凍。坐使物故十之七八。古之將帥。固有無功而還者。然猶當保完師旅。歸報於國。今精兵勁騎。一無所施。自取狼狽。死亡殆盡。按之軍法。宜即顯誅。中正畧不自劾請罪。而先帝以天地之量。無所謹詞。又遣使賜予問勞。然後中正徐徐求閑。扃厚俸。自佚而去。此國法未正者一也。李憲之於熙河。貪功生事。一出欺罔。朝廷之威福柄。令持於其手。官吏之廢置用舍。出於其口。監司帥守而下。事憲也如父兄。而憲之順指氣。殺之也如奴隸。縣官財用。聽其取與。內之府庫金帛。轉輸萬里。外之生靈膏血。漁歛百端。傾之於憲。如委諸壑。出沒吞吐。神鬼莫見。而一切不會于有司。與靈之役。憲首違戎約。避會師之期。乃頓兵以城蘭州。遺戍今日。及永洛之圍。憲又逗留不急赴援。使數十萬衆。肝腦塗地。罪益惡貫。不失於終

兵一路。此國法不正者二也。宋用臣書其私智。以事誅求。權奪小民
衣食之路。瑣細毫末。無所不為。使威朝之政。幾基於焚虐。除陌關茶
掃地之事。傷汙國體。不卹怨讟。其出入將命。捷若風火。務以巧中取
悅。事無不諧。動畫密旨。故擅作威福。侵凌官司。冒昧貨財。更無案籍。
都城為之憔悴。商旅所以不行。瘡痍蠹害。至今焚然。而莫能理。然之
不失享祿于善地。此國法不正者三也。石得一領皇城司。夫皇城司
之有探邏也。本欲知軍事之機密。與夫人奸惡之隱匿者。而得一以
殘刻之資。為羅織之事。縱遣伺察者。所在慕布。張穿而設網。家至而
戶到。以無為有。以虛為實。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人。無詔朝上。
而尊入於控杆矣。有司無古人持平守正之心。以謂是詔。假也。威之
則有功。反之則有罪。故凌辱箠訊。慘毒備至。無所求而不得。無所問
而不承。被其陰害。不可勝數。於是上下之人。其情慙懣。朝夕不敢自

保。而相顧以目者。殆十年。皆得一發之。今不失厚俸安坐。此國法不
正者四也。是四人者。權勢鋒焰。震灼中外。毒流于民。怨歸於國。宰相
執政。知而不以告于上。諫官御史。懼而不敢論其非。幸而出於聖人
在上之時。以先帝神武英氣。鎮壓其奸。不然。其為禍患。豈不若漢唐
之官官哉。以堯之聖。不免四凶之在朝。至舜起而後誅殺之。孔子為
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先帝未及肆其誅于市朝。而以遺陛下。陛
下所宜以舜之事自任。今閱歲時。尚未聞以典刑詔有司。臣未諭也。
伏乞聖慈。以臣章付外議。正四罪。暴之天下。而竄逐之。以明國憲。以
服天下。謹具彈劾以聞。

摯又劾太原擅興疏曰。右臣竊以國家之患。莫大於叢政。行令而人
敢違。人臣之罪。莫大於邀功罔上。而為國生事。記曰。不從令者死。於
律擅興千人者誅。蓋自古失海臣之道。使其凌上召亂。而後患有不

勝言者。多必錄此。然則法令不可不嚴。而人主不可不察也。臣伏觀
去年三月六日。陛下登極赦書節文。應緣邊州郡。仰畏吏。更檢使臣
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靜守疆場。勿令撓擾。命今既
下。邊境之上。風塵頓息。蕃夷之情。感服內面。當此之時。知太原府呂
惠卿。輒於四月中旬。被受赦勅之後。連遣部將折克行。警虎相。次以
數萬人入西界。討蕩。所得首級。皆是漢邊老弱。虛夸以為功。而官軍
人騎。死傷甚衆。未幾。西人復仇。以五月犯塞。疆臣戰沒。士卒陷亡。臣
以謂。勞師動器。奏功不實。以至構怨夷狄。猶皆未足論也。而其公遣
部勅。擅出師。實無人臣之禮。則其罪不可以不治。臣謹按惠卿。遭
邊蕃。初不以道。幸嘗備位執政。不深惟大義。無國。乃欲造非常之
功。圖尋運用。且邊陲本自無事。又陛下新即位。衝恤慎始。豈遽用武。
故上循祖宗以來。踐祚故事。加惠邊鄙。禁相侵擾。丁寧戒諭。所以休

息軍民。慰安夷夏。詔號宣布。明著日月。可謂至思慮。惠人情。孰不欣
戴。而惠卿以前兩府。居帥守之任。所宜與國家同休戚。持順聖意。以
鎮方面。乃敢用貪功幸進之志。為此亂階。夫違素制。虧臣子之道。
其罪一也。當陛下諒陰之中。謀動干戈。其罪二也。受神宗遺詔。未逾
月。而忘哀戚之情。覲幸功賞。為大不忠。其罪三也。鼓新天子命。令失
信於四夷。其罪四也。開夷狄之隙。至今警備未得安堵。其罪五也。夫
惠卿天下知其為奸人也。方命擅兵。天下之大惡。臣恐防微杜漸。朝
廷不當涵養而不慮也。昔漢之王恢。敵微一時之幸。於匈奴。故建為
邑之役。孝武許之。是恢奉詔以從事也。然終以謀出於恢。故下恢吏
不赦。使自殺。馮奉世使西域。以便宜擊莎車立功萬里。終以擅命不
候。蓋古之御人。慎兵。務義如此。若惠卿則非如恢之請命也。又非如
奉世之止於擅命也。被新詔後。勅禁約甚明。而廢格不顧。是叛命者

也。方陛下嗣政之始。以威福信義懷寧天下之時。而第一命本為強悍之臣。叛違而不從。若朝廷無所誅誅。上下不敢誰何。臣知陛下異日有大政。器將不足以今天下。而信四夷。奸臣之逆命。必輕國憲者。將接連而動矣。臣位中執法。職在糾治奸慝。伏請以臣章付外。以正惠卿罪狀。考古之義。依律處分。以伸大公之法。為奸雄之戒。謹具彈劾以聞。

華無劾蔡確疏曰。臣聞周書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祝后之惠。此言人臣之義。有善則稱其君。雖謀出於己。必曰吾君之德者。上下相成。忠厚之至也。伏見宰臣蔡確辭位。承運。其而上表。無引咎之意。有論功之言。自陛下臨御以來。長政成事。民所歌誦者。確皆鋪列條叙。以為己功。中外傳之。靡不怪矣。夫此懷蓄齷之臣。置諸左右。乃陛下至明獨見。以天下

公望用之。而確乃以為己之所引。罷去有司。漁利剝下。苛細之法。而絀逐污吏。乃陛下仁心惠德。以蘇疲民。而確又以為己之所請。至於申戒邊場。不使生事。分遣使者。求民疾苦。修法令以完先朝之政。包同異以行大公之道。此中外皆知出於陛下聖謀睿慮。實新政之甚善者。而確乃一切認之。掠為己事。貪天之功。欺示天下。其意謂此數者。陛下不能知之。因已請而知之。陛下不能行之。因已請而行之。其於輕慢君父。欺罔臣庶。違道干譽。至於如此。凡確之所引數事者。確果曾有所建請乎。蓋不可知也。確在言路。為執政前後久矣。不言之于先朝。而言之于今日。此何意也。果有建請。固大臣職爾。如君陳之歸美于上可也。而叙于求退之表。又何意也。夫不言之于先帝。此不忠之罪也。言之于今日。此取容之計也。叙之於表。謂我有功。則是陽為求去。實欲陛下疑以為功而留之。因欲求免於公議。此持上罔下

之謀也。古之人有意於上。退則削其藁。不欲使人知善之出於己。所以推遠權焰。避掠美干名之譏。不知此。則何足以為大臣乎。確無禮不恭。朋邪懷貳。無廉恥之節。昧進退之義。又自去冬大旱。至今確為上相。身任其責。其罪惡之著。無補朝廷。今既逼於公論。不得已而求去。正當痛自咎責。毀跡偃僂。為懇切必退之詞。乃大臣去就之體。今確誇功揚己。露行得不平之氣。為臣如此。不謂之大奸大罪則可乎。伏望以確表并臣此章。付之三省。議確之惡。重行竄逐。以正典憲。使天下為人臣者。知事上之道。

摯又論蔡確十罪。疏曰。右臣近具狀乞罷宰臣蔡確。至今未蒙施行。緣臣備員御史。以觸邪指佞為職。今宰臣奸險有犯公議。臣若失職。誰敢言者。伏見祖宗以來。所用相臣。考慎選擇。必取天下有德有望之人。故內則廟社安。外則夷夏畏。下則眾庶伏其功名。事業照于天

下。至今稱之。未嘗有法獄之吏。聚斂之人。詭譎之才。陰賊之行。天下所嫉。而使在相位如確者也。臣所以不避再三。干冒天聽。確之當去。其罪非一。公遣陛下勅命。不剋神宗。殺引內宿。為大不恭。其當去一也。山陵使回。明有應代。及國朝故事。而畧不引罷。廢禮貪位。其當去者二也。皇帝陛下之立。乃天人之所助。而太皇太后之德也。確輒自稱受策。負天之功。其當去者三也。在中書二年。不將差除與三省合奏。及身還門下。陰使言者申請。招權營私。其當去者四也。其弟犯法。蹇周輔承勸兩次。皆滅裂平治其事。故今日周輔父子有罪。言路累有彈奏。而確力主之不罷其任。屈公法。報私恩。其當去者五也。執政臣竊已經覃恩遷轉。無故又進一官。妄引嘉祐治平不可用之故事。欺謾聖聽。不顧廉恥。其當去者六也。與章惇死黨相結。一柔一剛。一合一離。欲以銷磨同列。牽制善政。中外皆知其術。其當去者七也。自

去年十月至今。並無雨雪。驕陽肆虐。天下大旱。民情惶惶。實由確奸邪所及。况位居上相。正任其責。其當去者八也。確在熙寧元豐間。銀鍊冤獄。排逐善良。引薦奸偽。變更祖宗政令。以誅求民財。確在言路。在司農。在執政。首尾身任其事。見法令未便。何嘗聞有一言論列。裨補。惟是阿諛護持。以謀進用。及至今日。自見其非。乃稍稍語於人曰。在當時豈敢言也。此確之意。歎於今日。固其名位。故反將歸曲先帝。是可謂大不忠矣。朝廷以高爵重祿。尊養輔臣。欲何用哉。豈有可言。而不言也。假如言之而不聽。當以死繼之。假如畏懼。而不敢言。則當辭事而去。乃臣子之常分也。當時詭隨。及時移事改。方為自全之計。而賣過歸咎。是可謂大不忠矣。事先帝不忠。則安肯盡忠於陛下也。哉。此其罪惡尤大。其當去者九也。近者奉使山陵。回。隨行屬官故事。自皆推恩。而確乃特薦高遵惠。張璪。韓宗文。乞從優恩。上欲以悅聖

意。旁欲以餌同列。賴陛下至聖。至公。照其狡計。而議遂不行。中外聞之。莫不欣快。陛下觀此用心。則確之邪正不難知也。此一事尤宜勅諭。而罪尤大者。其當去者十也。確之罪惡如此。羣議沸騰。臣愚區區之言。累已自竭。而聖度包容。一切不以為意。在聖慈不失恩於確。則可也。其如朝廷之輕重。天下之安危。生民之禍福。人情之去就。在確之罷不罷爾。則所繫豈不大也。今忠臣義士當盛明之時。人人皆願自効。而確猶在位。雖敢明目張膽。盡心於朝廷。執正人不得立。則陛下之善政不得行。天下之政法不得改。今大旱累月。燥風慘日。自冬入春。宿麥已槁。疾疫將作。內外之情。驚惶不安。皆由大奸在朝廷。天示譴告。伏望聖慈。深察事勢。以天下為念。早裁聖斷。罷確職。使之外補。以答天變。以和氣。以慰公議。以新政元之政。天下幸甚。擊又劾河北漕臣。論河事。反覆數日。臣竊以天下至廣。非朝廷聽

之所能及。故分建監司。以奪耳目。凡一方利害。休戚。唯監司之言是聽也。使監司官忠慎不欺。則其言可信。一有詭譎。輕易違背。則論則朝廷將受其困。而下將有受其禍者矣。伏見河北轉運司昨者妄建河議。欲為迎陽故道之役。以奪大吳新河之勢。乞許一而經畫。謂如此。則新河下流數十州縣盡免水患。敘述果敢。其言為如此。及聞朝廷遣使按視。而本司遽復變而為孫村之說。欲使施工。今春手畢。既而使者到部。情見理得。於是李南公范子奇翻然又盡以前所議為非。其略曰。故道隄岸盡已圯去。靈平埽岸深。占河身上下。既東。必為大患。又曰。迎陽下瞰京師。孫村水勢不順。兩慶迴河事。節妄實不便。臣按南公等正月十八日狀。稱今來躬親相視。乃是前此累作奏請之時。都未嘗親至河上。而遽以非常之利害。不實之勞賞。報爾上聞。故以。既幸有成。設使萬一朝廷以監司之言為可信。而過聽其

計。豈不誤大事歟。夫臣子之分。建策進說。苟其志在陳厥利便。則雖遠有當否。固無足深咎者。然如南公等身任職司。其言為朝廷所信。今日河事。又在所部咫尺之近。固宜考見底裏。然格為言。而乃慣習欺罔。妄圖功利。及見朝廷選遣近臣。知其必究事實。自以前議莽鹵。恐得罪咎。故不待使者同行。閱視之畢。本司已自奏陳。公然反覆。輕侮君父。轉大誠是非。如反掌。視一方安危。如兒戲。夫事上之道。唯恭與誠。改書馬不足。古人猶憂其謹。况上書不實。勅梓明生以大罪。南公等前之言。乃出於輕叢妄作。非恭慎也。後之奏。乃欲以奸辭求免。非忠實也。不有顯繼。何以申明典憲。步武欺謾。及覆奸偽之人。伏望稍揮正南公等罪狀。特賜寬誦。庶協羣議。謹具彈劾以聞。

又劾章惇疏曰。右臣竊以傳曰。有德進。則朝廷尊。又曰。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伏見知樞密院事章惇。實性

此等素無行檢廟堂議政無大臣之體專以驕狂肆作非理之語。以凌侮同列。誇示左右。其語播于都下。散及四遠。傳以為笑。而奉聖旨增損政令之未完。善者惇則必出異意。阻持其事。方家用臣。則不不法。傳在政府。而與之厚善。納其所遺酒醪。罪更恩宥。臣以謂大臣不應犯大義之責。不當如小臣論救今前後也。謹按傳實家遺通事得備位近輔。不深惟朝廷高爵厚祿。稍自矜重。以忠義國難而變。諸戲不可謂德。閉善害政。不可謂仁。而交非其人。又從而以貨取之。可謂無慮隔矣。可謂播其惡於衆矣。方且揚揚高位。人皆指而議之。殆非所以尊朝廷。厲屬下也。伏請聖鑒。罷傳政事。以見公論。擊又劾黃隱疏曰。臣伏以國之教化。出于學校。學之廢興。蓋繇師長。故聖人既建庠序。必立之官。苟非博通經術。而有息行者。則不能使學士誠服而心悅之。祖宗以來。莫不慎其選任。而仁宗慶曆中。最號得人。如胡瑗孫復石介。實為之首。育材之効。後世有考焉。神宗崇儒重道。大建學制。訓養經典。以幸多士。恩施甚厚。今在學學者衆多。與古爭盛。而師儒之位。豈可以非其人。伏見國子司業黃隱。學不足以教人。行不足以服衆。於學之政令。唯考校課試。遺補職掌。家繁獎勸。不可不公。而隱違法徇私。事皆有狀。以錢大宣物論。多於生員試卷之末。立詞說。出榜以示衆。變棄義理。疑惑學者。陰附權要。獎進浮薄。致使學衆不伏。恣情誦詠。至有騰為嘲諷之詞者。議者謂近時學官之肆為私枉。無若隱之甚者。按隱本無術業。使在此官。非其所長。恐不足以表率士類。奉宣教法。無以稱陛下首善造士之意。伏請厚隱職任。除一外官。以安學者。

故相王安石經訓經旨。視諸家義說。得先儒之意。多。故先帝以其書立之於學。以啓迪多士。而安石晚年。溺於字說。釋典。是以

近制禁學者毋習此二者而已。至其所頒經義。蓋與先儒之說
並行而兼存。未嘗禁也。隱微見安石政事多已更改。韓爾其意
迎合博會。欲盡廢安石之學。每見生員試卷引用。隱微排斥其
說。此學者所以疑惑而怨之深也。夫安石相業雖有闕然。至於
經術學問。有天下公論在。豈隱之所能知也。朝廷既立其書。又禁
學者之習。此何理哉。伏望速賜罷隱。以允清議。以一風俗。

右司諫王觀奏乞責降蔡確疏曰。臣等伏見。軍器少監蔡確。盜用官
錢。乞取貨賂。計贓共及萬緡。論法當坐極典。頃前宰相確之親弟也。
初。頃奏以錢二十萬緡。計置軍器物料。仍乞從本監舉官分領其事。
乃是頃之措意。本欲與其私黨共為奸利。事下工部。勘當。工部乞吏
部選官。確方執國政。不用工部之議。而徇頃之本謀。欺罔聖聽。頃降
朝旨。特依本監所請舉官。頃乃得引用竇長裕劉仲昕。付之官錢。同

為侵盜。遺去贓污狼籍。夫宰相者。正身齊家。以表率百官。進善退惡。
以佐佑天子者也。確不能防閑其弟。使不犯法。已是罪人。而况處首
部之申陳。假朝廷之號令。使頃得自引私黨。濟其奸謀。此而忍之。孰
不可忍。確今以觀文殿大學士守輔郡。有玷名器。伏望聖慈。將行貶
黜。以慰公議。

貼黃。臣等不欲使朝廷斷蔡確之後。論確罪狀。今竊聞蔡確案已
具多日。確不從工部之議。而使頃得引用私黨。以成其奸。見於
奏牘。事理已明。則確之罪狀。不待斷頃之後而可見也。伏望聖
慈。詳酌早賜施行。

觀又風聞朝廷欲下詔書以安邪黨。乞行寢罷。疏曰。臣風聞外議謂
朝廷以近者放黜一二大奸。十數巨蠹。恐人情之不寧。將降詔書以
安之。又將戒言事官。凡臣密言。不得復言。臣固未詳虛實。誠出於

此。恐四方有識之士。輕議朝廷也。夫人君之聖。得知虞舜。則無以過矣。然舜之御羣臣。乃在於黜陟幽明。而天下咸服。當是時。不聞人情不安。而亦不聞有詔書以安其黨類也。人臣之賢。待如孔子。則亦無以過矣。然孔子之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誅少正卯。而魯國治。當是時。不聞人情不安。而亦不聞有命令以悅其朋黨也。蓋人君之所以御下者。黜陟二柄而已。陟一善而天下之為善者勸。黜一惡而天下之為惡者懼。則是黜陟之效也。豈以其為惡者懼。而朝廷之為之懼哉。惟至於誅叛臣。伐叛國。而以其脅從者多。汙俗既衆。則必下惟新之詔。施曠蕩之恩。而一洗之。苟不至於此。則何疑而降詔乎。伏自陸下時政以來。開廣言路。黜幽陟明。公議莫不以為宜。人情莫不以為悅。所迹一二十大奸。十數巨蠹。其門人政吏。皆與其人比肩事主者。雖肯甘心以黨與自居。不過中心愧懼。而不敢聲效。應以為惡而已。

是乃朝廷黜陟之效。見於此矣。遽然下詔。臣切駭之。若臣察之。舊惡使言事者皆不得言。尤非臣之所論也。且惡有顯晦。罪有輕重。若陛下聖意必欲安邪黨之心。則凡人之曖昧之惡。誣誤之罪。言事者及之。則寢而不報可也。如惡之著晦者。由衆言而既明。罪之甚大者。因進用而已著。置於君側。則欺君。委以事權。則敗事。彼言事者方且遵奉詔旨。默而不言。則果朝廷之福乎。居言責而稍知黨分者。尚可以安其職乎。臣伏望陛下斷自聖心。如大臣之論。果有以詔書為請。使孰議焉可止也。或詔書已成。願陛下留中而勿出。乃天下之幸也。干冒睿聽。臣無任戰汗之至。

貼黃。言事臣察言人之不善。小則結怨於終身。大則為仇於累世。豈所歆哉。但以既居其職。不敢上負朝廷。以廢職事。如果有詔書杜言者之口。則以不得言責為耻者。漸當引去。誠恐不言者。

充位而已。則臣恐陛下之憂不在邪黨之不安。而在邪黨之日
熾也。臣竊為朝廷惜之。惟聖慈詳酌。

觀又論執政張璪曰。臣伏觀本月八日詔書。勸諭隱微。開略細故。
以開註誤自新之路。天下幸甚。然臣竊觀自古仁聖之君。莫過於堯
舜。而堯之為治。其大要乃在於德而惠也。舜之為治。其先務乃在於
難任人也。惟其哲而惠。故巧言令色不得騁其私。惟其難任人。故懷
奸挾詐者不得遂其惡。於是堯乃得以致黎民懷之。而舜乃得以致
蠻夷率服也。伏惟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臨政以來。登進忠賢。放
黜奸惡。可謂哲而惠矣。可謂難任人矣。惟能不倦以終之。則黎民懷
之。豈藏於堯而蠻夷率服。何愧於舜哉。今者下寬大之詔。推曠蕩之
息。凡有誤先帝任使之入。一切不問者。聖意蓋以謂罪顯惡鉅者皆
已去矣。彼隱微細故。猶治焉。則非所以包荒含垢之義也。故渙然施

惠而一洗之。以慰安羣衆之心。臣雖至愚。尚復何疑。而過計議論以
誦羣衆忿怒之機乎。臣但見詔典事違。名與實異。人情之所共駭。故
不敢嘿嘿為取容之計。今復為陛下一論之。詔曰。罪顯者已正。惡鉅
者已斥。陛下之嘗深察乎罪顯者果已皆正耶。惡鉅者果已皆斥耶。
若猶未也。則民之具瞻何可欺。世之論何可誣也。彼碌碌一官不
當權要。罪顯而未正。惡鉅而未斥者。固不足算。而廟堂之上。執政之
間。陛下日與之謀。朕可否天下之幾政者。猶有其人焉。張璪是也。故
詔下以來。智識之士。莫不怵憤嘆息。以謂罪顯惡鉅之人。方在君側。
而謂之罪已正。惡已斥。則欺罔蔽惑之患。可從而知矣。雖在吹竽。猶
當疾首蹙頰。而為朝廷憂。况如臣者。待罪言責。為陛下耳目之官。乃
忍封口結舌。而安處乎。彼張璪之奸邪欺罔。臣自今年二月以來。累
有封事具陳其狀。蓋竊聞言事。臣察論列者非一。陛下不惟置而不

察。方且明詔中外。既無罪顯惡鉅之人。而餘皆一切不問矣。操得乘此以自負。而膠固其邪黨。臣恐自今以往。邪黨無射集之憂。而朝廷有養虎之患也。不唯如是而已。且使天下有以窺憲朝之。以謂左右大臣罪顯惡鉅如張瑄。而陛下猶不知之。則四方萬里之遠。百官羣吏之衆。何以廣監羣衆。而空照其奸邪。臣竊以謂陛下不去操。無以解天下之感。無以破羣邪之黨。無以隆朝廷之勢也。惟聖慈深察而詳擇焉。天下幸甚。言瀆睿聽。臣無任戰汗之至。

魏又論蔡確韓琦董居中以劄子曰。臣向者嘗有封事論呂惠卿在太原連赦出兵。著事已蒙朝廷施行。在惠卿罪惡固自不一。然惟是遠赦出兵。於國家安危治亂所繫尤重。臣於前疏已嘗乞兼治經庶官司之罪。是時臣以所聞出兵本末。未甚詳悉。故未敢繼有論列。今竊聞去年二月二十七日日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陝西河

東經畧制置使司。各選差近上久官統制沿邊將副兵馬。著賊馬近是屯聚。審度賊勢擇利施行。臣契勘去年二月二十七日日。正是神宗遣豫多日。人情憂恐之時。不審三省樞密院如何得同奉聖旨。擇利用兵。三月十六日日劄子。樞會去年二月自搆春耕是時。令陝西河東邊路經畧司選擇將官。差兵馬三五百人。忽往候未。竟便討殺。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所有將兵使臣兵馬。並須斟酌賊衆數目。不須拘以三五百人。相度多少。將帶前去。痛行討殺。臣今契勘三月十六日日。正是神宗上仙。二十七日。聖情悲哀之時。不審三省樞密院如何同奉聖旨用兵討殺。伏緣其時三省樞密院臣寮七人。內蔡確韓琦章惇張璪四人皆惠卿之死黨。惠卿雖在外。豈有所為。則曰人者合謀一意而莫之逆也。其餘備員圖寵之人。安能獨正其事哉。蓋去年春間。四人若專秉國政。意御乘此時陰有所求。無不如欲。於二月二十

七日。既降。擇利用兵。首擄又於三月十六日。復降。不拘三五百人。旨
為惠所。乃得出兵二萬餘。深入西界。其意不過欲偶有微功。則黨
人可以援引。而庶幾復至於大用而已。非四人者。居中所事。敢為欺
罔。同惡相濟。則其肆意妄為。豈至於是哉。故前項兩次朝旨。遍下河
東。陝西諸帥。而惟惠卿敢於此時大出師旅者。恃其與執政大臣陰
相為謀。而無所畏忌也。若確鎮博學。至今尚在廟堂。與聖盡得聘其
凶德。則何所為而不可哉。賴宗廟社稷之靈。陛下舊養其新。確鎮
博政事。而置之外郡矣。惟學尚當重任。陛下若不遠去。確。使得漸為
奸黨之地。則臣恐確鎮博學。內外交讎之患。不止如前日與惠卿康
救用兵之事而已。惟聖慈詳酌。

點黃。去年二月二十七日。三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取聖旨。因依
陛下必能記也。大凡旨擄邊帥用兵。國之大事。要危所係也。

奏陳之。豈容草草。元豐七年。神考當國家無事之時。其時耕種
之兵。尚限以三五百人。今更不拘以數者。蓋惠卿欲之而已。彼
確鎮博學。委天下安危之計。而徇其私黨。豈以國事為恤哉。况
計其出兵既多。則其為大事。又可知矣。若其時三省樞密院奏
陳之際。不為大事。而僅同細務。則學等致同之情。狀可見也。

觀又乞再誅竄。呂惠卿疏曰。臣等伏見近降朝旨。以臣寮上言。呂惠
卿罪惡。責授惠卿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竊以執總親於編
綱。精正邦刑。蓄虎豹於近郊。終貽後患。謹按惠卿在熙寧中。恣行不
義。勅立禁法。上以註誤朝廷。下以賊害海內。詐窮力詆。聖居落邦。猶
復妄希功賞。輕用甲兵。結怨西戎。貽憂先帝。罪狀顯白。已不容誅。至
於私行僉議。人所不為。始與安石結刎頸之義。終與三氏為尋戈之
仇。忘信蔑然。詭變難測。今雖自知罪大。不容於世。然猶詐稱疾病。請

伺間隙。譬如蝮蛇猛獸。雖覺爾弭伏。而凶性終存。遇便即發。若不深
為圍捕。投昇無人之境。臣等恐其防閑稍緩。竊出害人。不然。臣等豈
不知降四官落一職。為分司官。在於常人。豈為輕典乎。蓋以先之四
凶。魯之少卯。既非常人。不當復用常法治也。况復皇帝陛下即位之
初。明降赦書。戒敕遠吏。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靜守疆場。是時惠卿任
河東帥。被過先帝。息德最深。自聞遺制。略無哀戚。日夜聚集兵馬。為
入界討蕩之計。及其遷延未獲。恐為虜所覺知。遂命兵馬司備啟書
不得侵擾之文。曉諭將佐。以款賊計。仍於四月十五日具奏上件事
由。於二十一日出界。夫登極赦書。國之大信。所以綏靖中國。懷柔四
夷。人臣奉行。敢有輕議。今惠卿公然違戾。出師伐國。而又借用其文。
護詐欺敵。侮玩朝廷。殊無忌憚。推其心則出於無君。論其罪則入於
大不赦。積其前後所犯。皆在不赦。朝廷縱欲貸而不誅。只乞檢臣等

肅奉投之四裔。以禦魍魎。臣等與惠卿初無仇怨。但以為國法凶。義
不可已。惟陛下特賜裁斷。

觀又論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章惇陰邪慘酷竊弄威柄。
乞行顯戮。疏曰。臣聞滔天地族。治世之所必誅。亂政虐威。聖人之所
不赦。豈容凶德。久汚明時。近者特進章惇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潭
州安置。臣伏讀錄黃。臣寮上言及制命。大槩謂惇為性殘刻。每晨朝
奏事。凡陳闕道之言。無非殺伐之事。公然不顧勅牒。以己之平昔仇
怨。故託謗訕。宗廟。或稱謀危上躬。竄斥南荒。投之死地。編類章疏。看
詳。訴理。受絢者一千餘家。拔擢門下小人。布列內外。以陰邪慘酷。更
相唱和。造作危獄。竊弄威柄。由惇凶殘。有司視望。凡士民曖昧語言。
加以釘手足。剝皮膚。斬頭拔舌之刑。至於道路。以目。不敢偏語。並行
有悞。聖時有傷和氣。遂致連年水旱災變。百姓飢死者數十萬計。自

古奸臣。少博比者。臣竊謂博之罪狀。固難具述。但以錄黃所列。豈在
驩絲之下。夫盜天刑而報私怨。是欺天也。凡陳開道之言。無非殺
之事。是迷國也。造作危獄。竊弄威柄。是無君也。公然不顧勅牒。是
不臣也。凡士民曖昧之言。加以釘手足。剝皮膚。斬頸拔舌之刑。是豺狼
也。安有欺天迷國無君不臣豺狼之人。而可待屈常刑。待以輕典。何
以謝銜寃而死者。何以慰天下之望。昔堯以凶凶遺舜。所以成帝舜
之大功。先朝以凶博遺陛下之英斷。陛下聖德寬大。每務含容。雖欲
怒其顯戮。上當殺之四裔。以為萬世之戒。豈宜寘之善地。久蓄群情。
伏望聖慈。早賜詳酌施行。

觀又奏為乞出林希外任事。疏曰。臣竊聞起后郎林希召試中書希
雖薄有文藝。素號儉巧。當王珪用事之際。希諂奉之。無所不至。與其
不肖子弟。日相親昵。及韓琦作相。希復為其屬。犬令中書侍郎張璪

傾邪。蓋聞士人之稍重者。莫不取遊其門。而希與之深相交結。不畏
纖議。何可使代言禁掖。入侍近班。兼聞希已有乞免召試。伏望聖慈
自為除希一外任差遣。所重朝廷名器不濫。邪正有別。

觀又乞與刑部郎中王振遠小差遣。候勅旨事。疏曰。臣近有對事言
刑部郎中大理少卿王振遠。最為揚汲。崔台符所愛信。汲台
符銀鍊之獄。多振力也。當與汲台符同黜。安可復用。尋又聞書事。臣
竊彈振者頗多。朝廷雖已罷振少卿。而仍舊以振為刑部郎中。臣竊
謂郎官當選才望。刑部須用明慎之人。振何足以當此。方其初入刑
曹。朝廷既不知其宿奸。言者未暴其隱。振得統侍少宰。無足深
駭。今衆論交攻。大惡已著。尚安可污辱文官。冀穢憲部。伏望聖慈。特
降旨。出振外任。一速小差遣。以慰物論。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九

程